

四書管窺

後學 嘉興 文璣 述

論語上

學而

首章不愠集註愠含怒意 攷證何氏謂含怒因下得輕然終有
怒字在惟訓悶字為是如南風詩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暑氣何可怒但令人悶耳薰風能解人之愠悶也程子不見是
而無悶正此意

按以悶訓愠雖與集註異然集註無存程子之說而語錄亦
有心不甘便是愠愠不是大故忿怒之言則何說亦未必不合
朱子之意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註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 集成篇
氏謂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亂其順者易故樂猶可及亂其逆
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不能及

竊意朋來與人一知二節皆承上節學習而說之意而言順是
說而朋來其事順逆是說而人不知其事逆亂順自然可樂故
易處逆易至於愠今乃不至於愠此其所以為難樂是說之後
善足以及人乃樂本不為易但對不愠言之則為易於彼耳

集註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叢說以文勢
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愠是一截說樂君子是一截然君子是成德
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愠所能致若但不愠即為成德則孤陋寡聞
而人無可知異端邪說之不足見是我乃惛然不顧器器自得其
罪不亦大矣故文公曰

白德之所以成亦曰學

之正習之無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而程子亦曰云云須有上節工
夫方可成德 發明此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說西說樂固
深然必由成己之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而非造於樂之地也又
不足以言成德君子也 輯釋亦引發明之說

發明不如叢說之明備說淺樂深之分別亦恐似是而非觀未
子以說之深為德之所以成程子以樂由說而後得之言則說
可以減言乎哉學至於說則成己之事至矣則來而樂人不知
而不愠皆說之餘事耳且如所言則不知而不愠者雖說而未
可以為樂也又可以為淺乎發明所云樂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孝弟為仁章 通謂一也字兩者字皆句絕蓋下文者字即上文
人字

通如此句取其中間兩句皆以而字介於其間句法齊整身但

精點於兩而字上句絕兩者字下加讀則是承上起下而反之之辭意味深長句法亦未嘗不整也然則但以舊無為正可也

攷證此章分二節前節以實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實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為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由此出而仁不可勝用矣何止不犯上作亂而已哉

集註雖無此意然此說亦自無背於集註故存之
曾子三省章集註傳謂受之於師攷證程伯子作傳之於人按為人交友俱為及人之事則此傳字當從程子說傳業與人而不習於己寧不誤人故必省而百之朱子謂此曾子晚年之說昔者孔子沒曾子年最少若晚年則非有師傳傳業矣

集註傳字之訓雖俗

攷證又為倒矣晚年非有師傳常業之說恕不如此蓋曾子服膺師訓終身惟恐失傳不習之省豈但師存之時為然但以三者皆為及人之事或可備一說耳

輯釋引通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工云云或以為一唯在三省後非矣又引其師之說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兩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云云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正是隨事精察力行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如何反以一唯為初年事三省為晚年事乎

按語錄有曰三省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亦微有這字子查淳去未盡耳在冬者則當思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詳此則通說未為無據輯釋引其師說而不引此段語錄蓋亦何其少

好非至公之心也。曾子幼年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及其將有所得乃能唯一貫之旨然終未至於化則不能無少未澤故九年猶有三者之當省幼年隨事精察晚年唯三事尚有當省安事氏又何必泥乎通說未見其不可也陳氏疑之過矣

道千乘之國章 通引齊氏曰敬事而信以身先之此道之說也古人未施敬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以其平日所行有以表率於事之先也不傷財不害民以釋即與愛差欲道之以儉與慈也齊氏之意似乎欲以道為引導之意者豈因下篇道之以政之道而言之歟然彼曰道之則道可為引道此曰道千乘之國以為引導千乘之國可乎集註二章道字訓釋不同不可牽合以眩字者

入孝出弟章集註圈外

之說又以是謂終之

發明引饒氏謂尹氏說待文字輕洪氏說待文字差重朱子發明文字甚重三說互相發明

竊意四條程子說得文字最輕尹洪愚謂三說皆為補程說而誤尹說平正的當不為輕文洪說文字差重愚謂文字甚重是已愚謂之說非為尹說而發為足程子之意而發也

孟氏恭儉讓章集註張氏曰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通引馮氏謂是時政在大夫陪臣盤据日久豈容夫子之進也時君知愛其德而不得用事世亦可知矣

馮氏此說以時世言之似乎可通而實非所以言聖人也蓋良心私欲勢不兩立苟時君能擴充其良心而不為私欲所害則聖人設施替月而可大夫陪臣且俯首聽命之不暇又孰能不

容天子之進哉唯時君不能自勝其私欲之害故終於不用夫
子而無以去其大夫陪臣之盤据耳如馮氏之言則似時君欲
用而夫子不能進者朱氏之意似不如此
發明引饒氏曰溫良而又恭儉然愈而又讓與溫而厲威而不猛
相似皆中和氣象

按四書通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
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
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饒氏謂此即聖人中和氣象
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氏三亦字皆微寓抑
揚之意饒氏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今觀發明取饒氏說而不
取胡氏此辯蓋發明於胡氏每有忌克之意故其說雖善亦多
不取於饒氏故有若此辨其理失亦不忍去愚故備錄

正此以公於觀者自去

此說可謂能不阿其所

好矣

父在觀志

或問集註五氏游氏之說如何饒氏曰似太費辭

矣峰本謂言不改是不改父善且引孟莊子不改父臣父政

也證故以此說竊意此上文有父沒觀行一語若其行惡又安

能無改於父之善若其行善又何患其改父之善政謂父沒其

行雖善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志善乃見其不忍之心耳餘則

通者之辨已詳請將改焉可也

發明南軒張氏說云云口少之道則固非悖理亂常之事 輯

釋亦引之

集註在所當改可以未改之言可謂善於斟酌矣又按語錄道
猶事也言道者守父之辭蓋為防如南軒所見者而發南軒是

主不改父善之意與集諸皆發明存之而不與折衷感人甚矣
禮之用章 致禮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
和則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秩截然甚
嚴然其用則常存交通和同之意行其間哉但知和洽之意而略
上下名分尊卑殺辱貴賤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
行也集註但見行禮不拘通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首
取程子禮勝樂勝之說亦有嚴志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然諸錄直鄉言禮之用和為真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
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矣觀玉三鄉黨所載則臣事
君之禮亦嚴矣
三尊而油油君在仍與與和可
知矣先生曰如此則
見得禮便是和方可知

八公門鞠躬如不勝言謂其嚴也 肯其心為之無感
之意乃所謂和也 禮之用和為真 是至和之處不可分作兩處云
看詳味此意則攷證之言朱子宜不以為然矣况攷證又引宗
廟之禮有侖酬述下等數事為證正直鄉所問之意不知如何
一姑錄于此以俟明者之折衷焉

無求安飽章敏於事通引馮氏曰事所從事謂學也或問學以窮
理為先此章論好學何以但言敏事慎言饒氏曰敏事之事非特
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

馮氏正是祖述饒說而不如饒說之活如饒說則雖以事為學
而未嘗不可無行事之事也如馮說則但可為學而不可為行
事之事矣殊不思尹氏以敏事慎言為力行却正是指事為行
一畢況語錄一則曰行二則曰行何嘗以為非行事之事耶又知

首章集註說先覺之所為通者力以所為為所學而非事為之
為引證雖詳終是說死殺了朱子之意亦何嘗令學者只效先
覺之所學而不效先覺之事為哉

語錄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 發明愚謂不止正言之是
非凡所志所學所知所行皆當就有道以正其是非

就此章言不求安飽是篤志無可止者所當就正者唯言行耳
所學所知所行何莫非言行中事 語錄云然發明尚何疑乎
無語無驕章 發明朱子所謂切己之實病似仍指驕語讀者詳
之

詳集註語錄之意正要見切砥礪磨在貧富之外切己實病乃
指不切不琢而言雖驕語意亦在其中然不可謂專指此而言
也若以為專指此言 曰之 不去而失朱子已言且不言

系政

篇題下通引馮氏謂前篇論學學然後從政故為政以學

馮氏每如此論篇次恐不必然朱子嘗曰篇名取首兩字初
無意義然則記者又安得摘無意義之篇名以為相承之次序
後此書然不復再論也

首章為政以德 通本集註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通
按沈氏以刊於與國者為定本如為政以德善本作行道而有得
於身况本作有得於心後本作得於心而不失况未之見也則人
胡承嘗侍坐文公手執有一柄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復失之如
無此扇一般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 發明本集註德之為言得
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發明按此本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

也或人指通膠於胡詠所記執角之說故方主他本愚謂此說縱
使有之亦必非末後定本必行道而有得於心方可謂之德今曰
得於心而不失得於心者何物乎方得於心何必慮其失之乎
不比德於德注云執者執守之意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又云執
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執字上說下求况上文
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 輯釋亦引發明
之說

按二說當以發明為是其曰得於心者何物乎此說極是大學
釋明德必曰折得手天云便見所得之實矣今但曰得於心
而不言所得之實可乎况不失二字為入德進德者言之則有
味為政以德無為而天下歸之正是實學為而治之事此感德
自然之應不失不足云云

此辰或問經屋隨天左於日左於月

此本曆家之說而言也詩傳之說亦如此後來朱子本積梁說
以為經緯皆左轉者見書傳中當以彼為正或問蓋未定之書
也但近世許益之者辨有疑於皆左之說其意蓋以右轉者為
是似亦有理讀者改焉可也

詩三百章一言以蔽之集註蔽猶蓋也 通引馮氏曰蔽斷也如
官占惟先蔽志之夜 輯釋亦引之

蔽字之訓之而觀之似乎蓋不如斷之易曉然思無邪三字若
出於夫子之所自言則謂夫子言此三字以斷三百篇之義可
也今此三字乃是詩中全句然則謂此一句詩可斷三百篇之
義不若謂此一句詩可蓋三百篇之義為長也蓋字有包函之
意一句可以包函一經之義此其所以為知要也集註可輕改

批

集註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故證謂王文憲有詩辨其意以
為秦火之後諸經多有亡失詩何以皆無志禮記在荀子所引
之詩多有善者如秦約唐棣孔子嘗舉而皆不見於詩鄭氏之
夫子嘗欲放之而今鄭詩其在漢劉歆謂詩出非一人諸儒各以
所能記會合以足三百篇之數以此觀之其間淫詩固亦不之所
去而諸儒例以為古詩也不然秦漢中諸詩裁於勸笑何懲創
之有

此朱子所不敢道而又正焉然言之其必有以自信矣非後李
所敢知也但如所言三百篇初為皆是正詩則大序所謂變風
雅者亦但為刺諷之詩而言而所謂思無邪者亦但為作詩者
之思無邪不必如朱

矣不知可為不易之論否但鄙意竊以為桑間濮水所可得而
勸者不知善惡是非之人也今有人焉稍知是非廉恥者一旦
聞淫聲靡靡之言猶且為之汗背駢頰之不暇况肯受其勸而
為其事乎古人之所以教固不再在於詩有小學以養其德性
於前又有大學以明夫義理於後則其於善惡是非之辨了然
在目所謂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者自不容已矣期其
見夫桑間濮水之詩抑將為其所勸乎抑將重以為戒乎自後
世小學大學之教不明人不知是非妍媸之正然後疑其勸耳
盍亦反其本矣餘於子罕篇自衛及魯章句之

思無邪集註程子曰思無邪誠也 通謂每讀集註至此不能無
疑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此是聖人之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
聖人望人集註引此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

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必務知要可見

按朱子曰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云云何嘗分別誠與誠之者如通之見哉要之夫子言此正是示人以學詩之準的學詩者求至此準的則自當用工如集註所謂感發懲創之意直俟至此準的方是學詩之成功若未至此準的則是用工之未至也夫子雖不應遽以聖人望人又豈終不以聖人望人勿學詩者固未可遽責其誠已學而成功者又豈終於不能誠耶集註又曰其用帛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曰得曰帛蓋皆指學詩之效而言豈有本詩之效尚不得為誠者耶道之以政章集註云云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發明改刑為始德禮為終

按集註既以德為本見政刑不可去發明亦既自言之矣今乃如此分配始終之義則是以末為始以本為終也然乎其只是自始至終四者皆不可偏廢故曰相為耳

志字章發明聖人所志之字大字也大字之道知行為要此章分知之始知之至行之始行之至焉錄中一條盡之矣聖人自志字至從心不踰矩始終一心字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念念在此大本立矣心之所願謂之欲從容中道大用行焉 饒氏又以釋字

贊上章之旨發明亦採其說 輯釋備引諸說

按語錄雖如此分知行然又曰志字亦是聖行而以知為重二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詳其語脈正如中庸生知安行主知字知利行主仁者相似均不截然分知與行為說也蓋大孝知行與此章知行微有不同此知行自於大孝知行中橫置過大孝

知行是用工條目此知行是進德次第不然十五志孝知之始
只做得格致工夫誠正以下工夫直待十五年後方做豈理也
哉發明混而言之讀者不以辭意可也善乎許氏叢說之言
曰此六節皆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說所以朱子於志孝下便
釋曰孝即大孝之道又念念在此為之不厭正兼知行言之詳
此則發明之言未為盡善可見矣其以志孝為大本立不輪輝
為大用行似亦可疑聖人之道一以夫之本立用行備目視而
耳听也豈有大本立於五六十之前大用乃行於五六十
之後耶饒氏抱一矩字在說亦是宋末本字時文擅字立說之
休說經不必尔也

孟懿子問孝意集註無違謂不背於理 通引齊氏謂何忌孟僖
子之子僖子將卒使事之 而齊氏為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

悉以夫子所放生事而死然祭之則僖子之心慰矣 通自謂無
違二字含蓄不露未便謂無違於禮亦未便謂無違乎親之令姑
以發懿子之問尔而懿子不能問於是無違乎禮者言之 輯
釋亦引齊氏說

無違二字總含蓄不露然所合蓄者畢竟是無違乎理若無違
乎親之令則非所合蓄矣再說本非集註之旨通亦何必與之
回護豈有聖人之言始則含蓄二意終則發出一意耶謂聖人
之言含蓄二意以謂儀封人木鐸之喻兼二義者相以此殆世
俗所謂雙關二意之類以青結人之甚曾謂聖賢言之乎况三
家強借所以命其子者多矣烏在其能不違乎理也僖子學禮
之命固自有證但片言之間懿子何以知其為無違是命也哉
若夫子使之從繩之令幾何不終其隨親於惡邪然則齊氏之

說刪之可也聞之可也存而不辨惑人甚矣

孟武伯問孝章 汝證力主後說以為切於武伯之身

按語錄及諸家皆以前說為勝况前說已包後說之意矣又何嘗不切於武伯之身哉以備一說可也汝證以為切於前說則過矣

疾 通引馮氏曰說文疾加曰病夫子告之以疾而不及病其訓

嚴矣通謂父母之於子無疾則憂其有以致疾疾則憂其成病

分疾與病而言似矣然則集註唯恐其有疾病之言非欵曰以

疾對病而言則不可不分輕重專言疾則不必泥也若但言疾

亦以為輕於病則伯牛有疾夫子與之訣先儒以為癩豈有癩

疾垂死猶未得為重耶魯子有疾啓手足以示明弟出將死之

言以告人

父母之心為心疾

溫故知新章 通引范氏曰 於有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已知

且所亡 輯釋亦引之

以溫故 為月無忘其所能知新為日知所亡未可蓋此所

謂新便是故中所以彼所辨所亡未便是出於所能之中且如

六經初 問未曾讀之書今日讀得詩明日讀得書又明日讀

得易此日知所亡之意也日日讀得所未讀至於一月之久皆

不遺忘也無忘所亡之意也知新又是此後事既無忘所能又

於其中 於新之意若推而言之謂此所新得

以所不 於新之意雖亦可通然非于其之本意也要之

夫子 於新之意雖亦可通然非于其之本意也要之

互有 於新之意雖亦可通然非于其之本意也要之

君子不... 是當自具... 靈定... 之體... 反之却... 病

按語... 云此章... 德出... 君子... 德... 才... 用... 也... 集... 註... 不... 具... 之... 止... 皆... 出... 德... 而... 言... 德... 之... 所... 以... 成... 亦... 曰... 知... 行... 兩... 盡... 而... 後... 至... 耳... 物... 致... 知... 為... 作... 之... 所... 以... 充... 然... 則... 物... 格... 知... 至... 而... 未... 能... 言... 編... 中... 則... 其... 元... 文... 之... 不... 能... 無... 病... 可... 知... 矣... 先... 行... 其... 言... 章... 通... 謂... 言... 之... 行... 在... 言... 前... 成... 德... 之... 事... 也... 行... 在... 言... 後... 入... 德... 之... 事... 也... 言... 其... 所... 行...

如此則入德者皆不... 似不必如此說通蓋因饒氏有成德之人凡其所言皆是言其平日所實踐之事非虛言也之意而如此分別之也饒氏未嘗以入德對言未害也通則併失饒氏之意矣

女子具端章 饒氏謂具端不可便謂之邪道如楊氏為我於於 義墨氏曾變近於仁其初也各是一面道理後來為楊墨之道者 只管於為我兼愛上求工故其害遂至無君無父佛學亦然感興 詩云西方論緣業云云亦此類也

揚墨實為我兼愛而迹則近乎仁義先儒又謂其疑於仁疑於 義曰近曰疑蓋皆謂其非仁義而似仁義故惑人為甚也跡近 理太亂真之嘆意亦如此若謂其可為一面道理則是以偽為 真而可乎天下之道久正則入邪無非邪非正之理異端一信

之說既曰與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不同而又以為未可便謂之
邪則將謂之何哉况孟文論楊墨為我無愛之害即以無父無
君之罪坐之論為我無愛之迹即以一毛不拔摩頂放踵者直
歸之楊子墨子何嘗以為為其害若之流弊哉先儒有說陰與
不恭為夷惠清和之流弊并者朱子向且不以為然况於異端又
何必與之曰後乎必卒只因唐註有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之
說遂就工字上立論其意蓋謂楊墨未只偏於為我無愛後未
為其害者更就為我無用上用工故其弊至於無君父母等以
工為工巧之工故其說如此殊不知集注專治欲精之言只是
精於其道便有此言非謂精之而更加工巧方有此害佛氏之
學持弃君父倫滅綱常之教之物便有此害感興詩特言初焉
其說尚淺未足以感人心而後其說乃高妙可非

謂始未害而終乃害也

發明以孔子時之異端為鄉原孔子聞禮於老聃則老聃在孔子
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托為之象莊出而
宗老氏自此以後老氏之為異端始不可辭矣 輯釋亦引其說
鄉原孟子謂其似是而非則其於聖人之道特陽順而陰背之
非如異端之敢自異於聖人之道也其自以為是特不自知其
非真有而自以為亦是聖人之道耳亦非自是而非駁聖人之
道也不可入堯舜之道乃是盡手指其無實處以示人亦非鄉
原之所肯自言者然則其未足以當異端之名
也至於老聃墨翟楊朱等與孔子同時雖曰冰泗之教方明而
未得肆然職承字踴躍其勢固已不可遏矣聖人之明知微知
彰豈不有以早見而豫言之乎然則異端為指此輩無疑矣真

氏亦既言之發明亦既引之何必於此又以歸之德原耶若夫
老聃在孔子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之言亦恐未然觀於序論問
禮老聃之下語錄有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
子問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行之及為多事故欲
絕滅之詳此則聃雖知禮而不害為異端者可見發明何必曲
為出脫也哉

知之為知之章集註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
害其為知矣 通謂無自欺是誠意工夫此致知之事也而亦曰
毋自欺者固是知至而後意可得而誠然致知亦自不可不誠意
故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無是有無之無毋是禁止之毋二字義本不同毋自欺是誠意
工夫今集註曰無目欺之說言無而重言毋也通者只因誤以

無為毋引誠意工

今觀集注曰無自欺之

殺有蔽則害於知無蔽則不害其為知此理甚明又何必以誠
意為證哉

不張學干禮章集註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始者擇之精謹言行
守之約 饒氏謂朱子三句第一句無可疑但下句精約兩字
似乎太重蓋聖門之學有二有聞見而入者有自致知而入者子
張氣質淳露不能漸著察理故夫子且令於見聞上選擇而精
之闕疑殆者未能窮究其是非且與聞之其餘亦未必一一至
故見之言行者僅能察其大槓而已未能條其善惡至矣
惟從事於格物以至於知至意誠者乃能及此非聞見之學所能
與也

聖門之學有二自致知而入者善於大學見之矣自聞見而

入者亦有所擇否乎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所以教
之之法具在自聞見而入之學不知又施之於何地受之於何
時竊意聞見致知不是三事且如聞時人之言見時人之行聞
聞見也或因師友講明或因讀書讀書而致知前言之行亦
不是聞見朱子語類此其所以為學之博也然則所謂致知者
即此在矣致知固不局於聞見夫下久豈有遺聞存見而可以
致其知者乎况非致知則理不明如何知得幾殆當聞且言行
所關甚重苟能謹之豈擇不精守未約者之所易及寡學之云
猶鮮矣仁之鮮聖人辭不迫切非謂尚有小尤悔也如夫子自
謂學易可無大過初豈尚有小過哉亦慎重而不放易言之尔
更以程子修天爵之說參之可見朱子精約二字不為太重不
如此如何俯得天爵朱子語類之謂致知非明明德之

條曰平觀於孟子道見也矣美善意結注之旨則聖門之學又
豈有二手哉吾不知双筆此言果何所據也

祥在其由矣義說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又如此順祥也圈外
注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祥也蓋謹言行必得祿故曰祿
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值雨旱之灾則飢矣故曰饑在其中若謹
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而已須應接如此亦不得祿一句看此
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反用

按集注不求而自至之辭恐便是程子唯理可為者為之而已
之意程子引夫子耕也飯在其中之言非以安或人之心以正
或人不當以不得祿為慮故如此曉之耳君子正其誼不諱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言行自當謹祿之得不得不當計謹言行
本不為求祿而祿在其中耕本不求饑而饑在其中耕也謹言

行也皆理可為者則為之耳若必以可得祿而謹言行則亦必
以可得饒而耕耶世固無此理也程子蓋正以耕也穀在其中
深明謹言行祿在其中皆為不求而自至初非有為而為之意
耳叢說謂其為借來反用恐未必如此

卒直錯枉章集注謝氏曰云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通謂豈是於鏡非明不能照物妍醜故以窮理為貴然先有一物
在中則又不能照故以居敬為大攷證何氏曰居敬則無私心
而枉直無所蔽窮理則有真見而枉在不唯知

按語錄云若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識得人為卒錯之本詳此
則不過以窮理為知人之本又以居敬為窮理之本如程子所
謂存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意耳通與攷證之說固善但
恐非上蔡本意耳

子不為政章集註推原曰云

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政理故治可移於他處書之本意
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為家政之意輔擇亦引之

按語錄云緣下文有是亦為政故知不是國政書之本意固如
彼孔子引書之音則如此豈朱子強發之執觀孟子引擇不處

仁證擇術而自不妨為一意則知夫子引書之意美
集註要之至理亦不外是發明於其下引張氏曰孝友為家

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為政而為政之道固在是矣或
人勉夫子以為政之事夫子告以為政之道也通與釋釋皆引

按南軒說却是書之本意所謂道者為政於國之道也集註所
謂至理便依舊指夫子引書之意而言推擇友以為一家之政

是即理之至也引此證此似不相者盡發明主意如張氏意故

人而無信章 通引齊氏謂立則見忠信之在前行則見忠信之

此蓋隱括夫子答子張之語以為說也集義楊氏亦嘗引此證此而不變其文未害也今則改輿為行改衛為軌軌以求合於夫子之言然夫子以信誦軌軌而齊氏則以忠信為在軌軌其意又不相當也

八循

篇題下集註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通引馮氏謂前篇

論政政莫先於禮樂故通前篇末二章皆記禮樂之事

為說得失與前篇通一之司但曰論政似乎一篇皆記論

子奚不為政章集註推難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廣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

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為家政之意輯擇亦引之

彼孔子引書之意則如此豈朱子強發之哉觀孟子引擇不處

仁以證擇術而自不始為一意則知夫子引書之意矣

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為政而為政之道固在是矣或

謂至理便依舊指夫子引書之意而言據孝友以為一家之政

按南軒說却是書之本意所謂道者為政於國之道也集註所

是即理之至也引彼證此似不相著蓋發明之意如張氏意故耳

入而無信章 通引各氏謂之則見忠信之在前行則見忠信之觀軌

此蓋隱括夫子答子張之語以為說也集義楊氏亦引彼釋此而不變其文未害也今則改與為行改術為軌軌以求合於夫子之言然夫子以信猶軌軌而各氏則以忠信為在軌軌其意又不相當也

八消

篇題下集註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通引馮氏謂前篇論政莫先於禮樂故通前篇末二章皆記禮樂之事 為說得失與前篇同 論政似乎一篇皆記論

政之言亦猶此篇皆 而實則不然蓋造語之

欠望也况前篇末二章已論禮樂此篇持承前篇末之意耳非承為政篇題意也若謂前篇篇末二章論禮樂者是承論政之意則彼在篇首此在篇末中間隔二十章皆論他事謂之相承可乎顯見附會讀者詳之

雍徹章集註成王之賜伯禽之書非也 通以為成王以禮命周公平王錫晉大夫侯程也書有之豈有以禮命周公而不書於書者

以書之載不載為有無之證恐未為得也受封書且不載况賜禮樂乎宣王中與賜平書不之載而不之信可乎又安知非本有其書而亡之耶

林放問禮章 通引馮氏曰以喪之易感明禮之奢儉也聖人之

言借一明一大抵如此

按語錄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
詳此則二句是平言以盡吉凶之禮耳以為借一明一求奇實

繫非經本旨

夷狄有君音集註引程子尹氏之說 發明謂程說責在下之無

君正說也尹說責在上之不君推說也 通與輯釋皆引之

按語錄黃義剛問程子似專責在下者尹氏似專責在上者如

何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

君也詳此則發明之言正是問者之意朱子不以為然者而發

明又主之何耶

或問禘章集註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云云蓋知禘之記

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大下輯釋其尊疑集註云

治國其如示諸禮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社禘之說固能使治國其如示諸學知嘗之義亦能使治國其如示諸

掌乎如此則集注專一進崇禘祭之說似未盡合聖人之意某嘗

謂中庸之說詳語之說思不若只以中庸詳論語則證不費而

表明

饒氏此疑似天必使中廢而曰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自明其一

治國其如示禮掌乎則集註專一推崇禘祭之說誠為過當而

此疑為是今中庸以明乎四者而無言以結之然則合四者皆

明而後明於治國也必矣何嘗專崇嘗官之一祭而謂國可治哉

如此則中庸自合大小欲人之皆明此則因或人所問而得言

其大記有詳略而無餘欠非論語唯知禘而不知郊社嘗之

禮也

禮義也集注 因此明彼源得舉大該小之体双峰此疑殆亦理
有未明而不 重平入言之意者歟

攷證王氏謂論語約而難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證論語
辭不費而義明 金氏按中庸是泛論論語是答或人之問亦恐
各是一出

王談正是竊 僞氏之意者此不再辨全說理或然也

祭如在章 叢 說在當為存在之在有事死如事生之意

按語解引中 庸洋洋如在為證則不必作存在說可也且下句

祭神如神在 之在亦作存在可乎亦作事死如事生之意又可

乎如此則但 留以語錄為正

王孫賈童集註 引禮記云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此亦上祭之說疑有誤

家理 禮記云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此亦上祭之說疑有誤

以為心術之害者大矣 此者相之者至矣物非

遜辭

謝氏所謂遜非以阿意諛曲為遜特據理答之初不與辯而不

當辯之意首見又金若不領會其諷己者使彼亦不得以怒已

耳何兩可之有其曰據理而言則是矣謂不問其禍不禍則未

也觀於危行言遜之訓與異日春陽實之言則聖人亦未嘗以

遜言為非蓋可見矣要之則他人據理而言多不足於遜聖人

據理而言猶不失為遜所以不可及耳若夫王氏所謂兩可之

辭為心術之害大者却是至論胡害者明不知此故特舉之

言未鐸之喻皆以為含三意也但上祭所言則未可以此類之

耳

周監二代章五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修之

語錄問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自相
抵牾然以中庸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
不得不從耳若吾為邦之問乃其素志也先生曰得之
氏去夫子蓋嘆其文之盛非美之也夫子周人也其素志也
如其自用必損其文矣觀其從先進之意文質彬彬之語吾為邦
之問可見

集註既謂美其文而從之則語錄乃來乎未應之說也蔡氏又
是集其所聞於師友者為疏其曰非美者殆亦祖述語錄
之意然其曰觀其從先進之意文質彬彬之語吾為邦之問可
見者則恐未然蓋所謂後進之君子與文勝質之史二者皆指
周末繁文之弊而言非指文武周公盛時之文而言明矣先進
則一何文武周公盛時之者也又武周公之文既曰視二

代而損益之矣則其
不自知其過於文者哉特以時異事殊文武周公之文至夫子
之時如欲用之則又當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耳曰有所損益
則夏商之禮其可行於今者亦豈得不兼取之哉此所以
子為邦之問又歷舉四代以告之也至於中庸從周之言則有
上文今用之之語自不害其為廢下不倍之義與論語美其文
而從之者自不相妨蓋非一日之言上下文勢既異則旨意自
別文雖偶同不可引之以相證也又按或問有曰設使夫子得
位而有作焉竊嘗其從二代之禮者固不能參於從周也觀之
則從周從先進之言與舉四代告顏子之意皆不至於相疑夫
通曰曰從周又曰從先進何歟從周者非從周之末從周之初
從先進者周之末而有文質得宜者猶不能不失乎周之初若

以先進後進皆為周末但取其文質得宜亦自不妨蓋既曰
進則不拘於一時凡前乎後進者皆可以稱之獨謂先進為
末而有文質得宜者猶不能不失乎周初之言為可疑且
曰文質得宜又何失周初之有失周之初則文質必不得
矣假如所言則失周初者文質得宜然則周之初文質必
其宜耶豈通此段猶不能之不予恐傳寫誤添此一字
詳之

告朔餼羊章○通引鄭氏曰子貢之意謂四時各有祭廟之禮
朔于廟告焉可也餼羊不必用也夫子之意若曰夫禮有以
莫敢廢也告朔用羊其來已久魯之不稟命於天子非一事也
一餼羊於禮無損然彼固謂先王之禮皆可以隨時而廢之不
必至正朔之不稟非小故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出之意不說不諫不咎只言責之無及於事之意夫子嘗以
於予與何誅而責宰予矣舜氣畧與此同皆是以不責青芝者
語錄謂此三句蓋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哉詳此則成事遂
事二句固不為無著落矣如南軒說則須添幾字請方透恐未
必然

集注古者立社各以土所宜木為主通引馮氏謂王者立社取
木之至堅且久者柏堅於松栗堅於柏周人存商之亳社而屋之
曾夏四年亳社災當是木燼於火而公欲求木以植之故有問也
通謂春秋書郊者九書社者一謹變也襄公豈非以亳社災而
問歟明乎郊社之義治國如示謹掌清乎哀公之不能明此而宰
我又不能為公明之

集注既之二所宜木之說馮氏以取木之堅且久者為說

恐所宜者未必堅久堅久者或非所宜然則但當以集注為
且馮氏謂柏堅於松乘堅於柏似矣然木之至久者莫若松而
柏次之未聞乘能久於松柏也如此則堅者未必久久者不必
堅焉說於此蓋自有所不通矣毫末之欲植之木此其是否
不可知郊社之書與義亦不過牽合而附會之耳殊無意味無
足辯者

管仲器小章 通引或問舊說謂嫁曰歸三歸云者管仲一娶三
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 發明亦採馮氏娶三姓備九女之
說 攷證又引漢書三婦顏師古謂娶三姓女蓋諸侯三姓九女
此則三女而已特著耳未為潛也
按或問或舉此舊說以問朱子朱子曰若此則為潛上火禮與
塞門及玷同科矣 且以為無則亦但為極其甚觀之後

而未至於潛也朱子所答或人者以此蓋不以舊說為當也
今通者唯引此問辭而不引此答辭反若舊說為朱子所取然
者豈亦採擇之未審歟此正如洒掃應對章趙氏不詳集注有
非謂二字便謂未即是本云云者相類胡氏標出趙氏之誤為
二通凡例而不免躬自蹈之信觀書之難而著述之心不易也
發明每不滿於胡氏而亦效其尤無足道者故證援漢書三婦
為證又以顏氏之言明其為三女而非九女以矣得漢書曰三
婦顏氏曰三姓女亦不甚明白三女九女之數要亦未可實也
竊意夫子以此為非倫集注以此為言其侈或問以為亦但為
極臺觀之侈經旨不過如此而已不知諸儒皆汲汲援此不可
證信之言以為說者何如

儀封人章集注前主得位設教之說後備周流行教之說 為疑

輔氏謂註中本該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切而味短 通謂本經如
明堂位所謂振于朝夫子得位之象也如道人所謂徇于路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之象也儀封也但言木鐸政自兼兩意所以集註
亦兼兩說輔氏之論非矣

木鐸之喻若如通者兼兩意之說則封人之所譬極巧想未必
然况得位設教聖人之本心周流行教聖人之不得已觀於不
仕無義之言與皇皇無君之意可見封人既非沮溺荷蓧之論
則其所喻宜有以得聖人之本心矣且上文有何患於喪與天
下無道以失之言若兼後說則是終不免於喪也夫子而終於
喪則雖周流四方以行其教亦空言無施而已何以救天下之
無道乎然則集註存 何也曰前說固無以易而舊說亦或
可通故兼存耳然主 則不兼前決無一言自

含兩意之理輔氏之 前一說勝之旨然通者
又是述僥倖之意以為就僥倖今釋引之 謂者攷焉可也

里仁

里仁為美章 通謂能擇乎是便是是非之本 心擇乎是而不居
焉則又失其本心矣况智者知而弗去今知其為里之仁而復去
之非不得謂之智矣

經註擇字皆只泛言擇里而已未說到能擇乎是之意通者欲
配從知而弗去上說故於擇字之旨深了一分恐非經注之旨
更詳之

富與貴章一集疏蔡氏謂不以其富貴之道得之如干求請託巧
於趨附之類

按或問君子而有非道以得富貴者何也朱子曰是亦一時不

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如孔子主我衛鄉可得之類耳然則蔡氏于請求托巧於趨附之類非所以言君子誠如或人之所疑矣但衛鄉可得不以道而得貴者耳不以道而得富如齊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之類是也富貴貧賤不以道得之通引齊氏曰富貴貧賤孔子非對言也人欲去貧賤則必思欲處富貴而不處於仁也

夫子分明以富貴貧賤對言觀其皆曰不以道得之可見富貴不以道得之是已有偶然可得之富貴但不以道得之故不處耳貧賤不以道得之是方在貧賤未見有富貴可得但不可厭貧賤而不安耳如齊氏之說則是皆主貧或者言之然則經文何以不先言貧賤後言富貴耶齊說求奇非經注旨不可信也

我未見好仁者通勉行之事聖門如井有自謂力不足而自畫則勉行者亦寡矣

通自謂好仁惡不仁利仁者也有能一日用其力志於仁者也利仁者我未之見志於仁者我亦未之見此固聖人所深歎也發明引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物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未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

按經言我未見亦不足者則此所謂未見是用力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耳三說皆即以為未見用力於仁者被隔一重叢說謂前後兩未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謂無是事此節未見其人之意却在有能乎三言上詳此可見三說之未盡

人之過也章發明引饒氏曰尹氏見上句各於其黨無君子小人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句雖無兩邊觀過知仁恐

只說這一邊好底云云 通引輔氏曰此章但謂仁者之過若不

仁之過又何觀焉又引蔡氏曰經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

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通則自謂人之過無君子小

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 輯釋亦引饒蔡與通之說

蔡氏自觀之說非經本旨朱子已於或問語錄中破之矣無足

論者但蔡氏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的說正與輔說相反

通者既無存之而不與折衷至其所自為說則又專主輔說蓋

通是述双峰之意双峰本不以集注尹說為然通雖袒其意而

又為集注所礙不敢明言尹說之非故受難如此亦按諸家所

以如此立論者蓋因視其所以章集注分觀之義而創為

此說也然此章只有一觀字如諸家之說則須章首元更有

一觀字或視字方可云云 過各於其黨方是說

過有君子小人之類 則下曰觀過方是說

所過何事乃可分別其種類分而後仁不仁乃可知耳如此則

厚薄愛忍必觀而後知非既知其孰為厚愛孰為薄忍而後

也更以集注愚按以下章參之尤信通與發明所引諸說通所

以亂集注而眩後學其亦不善於發明也矣

朝聞道章集注與圍外程子之說 諸說之說皆只發明集注

之意

竊意集注是以朝聞道為死可也之說 程子曰死可

也為朝聞道之應效如其法則可也 子思王制聞道而言

死不可不聞者也苟未聞之則生也死亦何安如長而終

身焉豈得無道哉... 近亦可無遺憾矣此其理也... 死亦道中之一事... 俸無所不至死... 既得聞道則事皆合... 亦道之當然... 之意正意也... 豈有二意哉

一貫忠恕章集注... 精察而力行之但未... 子既是於事... 馬上工夫操存... 實都是無忠之想... 便是一上工夫若只精察

萬外無一一上如何... 在事之分其實皆只是萬上工夫... 言操存涵養者以精察力行... 於操存涵養之工有所闕也... 操存涵養之工... 後唯耳非曾子精察力行之時... 精察力行何者不是下學... 未可也蓋方下學之時... 謂一理已貫身... 而各有一之理則可

韓講問集注... 精察而力行之無... 而言於體上只說知而

耳及行忍亦是不能與否健氏曰牛用
是知此一意滅心正是体此一能知
我底如何能貫又曰精字只說得精
行只說得踐行與不會說得行與
体用之分無窮若以脩己對治人而言則脩己是体治人是用
若以一理對萬事而言則理是体事是用若又合而言之則脩
己治人皆是下學之事又皆只是用而所謂体者不違而為是
事之理而已双峰唯便以脩己之体為一理之体故疑集注未
知其体之一為只說知而不及行殊不知集注於其用處之用
何嘗專指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言雖格致誠正之事皆用也嘗
子於其用處精察而力行之精察便是格物致知之事力行便
是誠意以至於平天下

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於用處精察力行則体固在其中矣但
理微而用著故曾子雖於用處着力而猶未知其体之一不能
無待於夫子之告耳一唯之後乃悟嚮之所以精察而力行者
皆此一理之所貫也此一知字只是悟意初非對行言者以為
只說知而不及行誤矣此章体用正與費隱体用相似皆非就
人已上分者双峯唯混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得經注之旨也其
以當然對所以然說所以然正是理之一處朱子安得言於曾
子未唯之前乎以踐行對存養說則愚前段之辯悉矣

解講謂程子遺書於聖人教人各因其才一條引忠恕道不悖
而其下繼之曰此下學上達之義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同觀
其語意正是以中庸之忠恕釋論語之忠恕言下學忠恕可以上
達一貫亦猶孝弟可以盡性至命也集注以其與此與道不悖

異者動以天尔之意不同故刪去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之意
同一句却恐非程子本意蓋程子兩說自是兩意而互相發明若
以此忠恕為夫子之道則與中庸之意誠異若以此忠恕為學者
下學上達之事則與中庸之意正同集注主一而廢一所以於曾
子用工處又別說從一路去以老先生之高明精密而於前人語
意猶著得未盡如此

按朱子嘗曰忠恕二字是那貫底注脚今若要做那忠恕去
湊成聖人忠恕做那忠恕去湊成一貫字最是又曰一貫字是
天然底花為是天然底難說故把忠恕來說恰如把做底花形
容那天然底花又曰曾子說忠恕當時門弟子想亦未曉得惟
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載更無一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
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謂之曉得今詳此三條前一

條則明一貫忠恕之一貫一條之忠恕一貫之難曉然朱
子既如此說而双峯亦謂其未盡前人語意又不知朱子與饒
氏果孰為能曉者竊以前一段觀之則双峯於朱子体用知行
之分猶有所未曉况望其能曉一貫忠恕之義乎若其引遺書
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之意同而朱子刪之者豈朱子之意
則以為忠恕却有聖人學者之分孝弟則雖聖人亦無以異於
學者若引彼證此則聖人之忠恕亦無以異於學者之忠恕矣
而可乎謂中庸之忠恕為下學上達之事則可謂論若忠恕為
下學上達之事則不可謂論若忠恕自曾子所見言之則忠
便是一恕便是曾子忠恕是一貫注脚之言意蓋如此若曰
下學此忠恕而上達一貫是即下學一貫而上達一貫也蓋此
忠恕已是上達之事即一貫之異名耳朱子做那忠恕去湊成

聖人忠恕與一貫皆不是之言蓋謂此也夫子告曾子以一貫
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今朱子乃謂當時門人想亦未曉得者豈
謂門人未曉學者之忠恕執特謂其未曉聖人之忠恕耳觀集
注曾子有見於此與欲人易曉之言此曉字與語錄曉字淺深
又自不同則知曾子所見者見其真門人所曉者曉其似真似
二字本明氏通中之言集注正欲發明曾子所見之真者以示
人故力以忠恕為聖人之忠恕耳至於門人之所曉者不過盡
己推己之事忠恕之正名正位即中庸所謂遠道不遠者之正已
特一貫忠恕之似者本非曾子所見聖人之忠恕又何必於此
言之乎若以為論語之忠恕即中庸遠道不遠之忠恕則又只
說得門人所曉之似者曾子所見之真何由而明哉然則遺書
之言非歟曰觀程子之言道之實不用中庸

本文之旨則此言又已可以辨害書乎况朱子於程子之言有
足其所未備者有缺其所未安者大抵務欲不失聖經之旨而
已固未嘗泥也及峰謂其於前人語意猶看得未盡為高明精
密之累者愚謂其只欲學者尊己不肯為朱子下此之謂也其
實集注欲發明曾子所見以示人則遺書昆語豈容於不刪哉
叢說謂程子天道人道大本達道之言大抵因曾子借忠恕形容
一貫恐學者疑之所以多是借說以明義理固可借用非獨忠恕
也
此雖未必是程子之言本意然以註證經均之為借此意自發
得好

事父母幾諫章 發明引張氏說以幾諫為諫於未著又引饒氏
說以不違為且順父母意思不可與之違逆發明自謂南軒如峰

不妨自為一說

按二說皆語錄之所不取發明又引之何耶大凡說經貴得其旨得其旨則一說足矣兼存異說抵惑人耳若以為有補於世教而取之則當自為書不必附在聖經之後也

古者言之不出章 通引齊氏曰出於口易有餘行於身易不足忠則盡已而不患於不及信則以實而不患其太深

觀齊氏意似以忠主行而信主言者恐非經本旨此章元無說忠信意

公冶長

賜也何如章

通謂讀集注者每以子貢未至於不器便是未至

子貢子賤殊不知子賤之君子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

未至於不器也

輕釋之已之

觀集注上文有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之辭則所謂子貢雖未至於不器者正對上文以君子許子賤者言之安得以子賤為非不器之君子乎觀或問有較其輕重誠與稱子賤者有差等之言則所謂子貢雖未至於不器者正是未至於子賤也况通者又自謂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成德則體無不具用無不周而所以為不器者不外是矣又何待於充之而後至哉參以上章集注下斯斯此德與何所取以成此德之言可見子賤之君子即為成德之君子尚何疑乎

雍仁不佞章

通謂集注全体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体本自

渾全如陳饒之說則以人全体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体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 輯釋引其師說

曰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則為仁此本
仁之說也魯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仁以為己任仁也死而後已毅
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全体此仁即弘也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云云發明言若以全体為仁之
全体則仁道至大一句以該之如何接得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
以當之當之是此人能當此至大之仁道也
按諸家說全体不息之旨多不同通與蘇蘇輯釋深有所衷故
錄于此以便遺忘

子使漆雕開仕章集注斯指此理而言 饒氏曰斯字恐指任言
就仕上說較分曉

聖人使開仕必其材可仕矣若謂所指仕言開於仕未能信
是材未可以仕也才才士而使之士是聖人知人不明賊夫

人之人當以集注為正

通引陳氏曰意意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
頭故止於見大意小曾點亦然輯釋亦引陳說

按集注讓氏云也曰成就其可量乎語錄既云開有向進之意
又云開之進也承已然則陳氏謂其工夫不到頭此言何所據

耶程子已見大意之言但據開與夫子答問之時言之耳固非
以此開於終身之斷也若以此言曾點則有他書可據謝氏既

言開之學無可不而陳氏勉以之與點並言不亦誣乎通盡略
語錄此等議論云其所以自為說者亦隨襲陳氏之意誤入甚

矣

子謂子貢與回孰愈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集注美許也
夫子以其知之明而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由其

所以終聞性與天
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今觀集注故既
然之一句是說上面弗如也一句又重許之一
句是說吾與女
弗如也一句若如俗說則又只說得然之之意
而不見所謂許
之之意蓋許是許其將來有進非許其聞一知
二而已也其曰
弗如也猶曰女誠弗如顏回也其曰吾與女弗
如也者猶曰吾
許女之有進以女能自知其不如顏回而又不
難於自屈也如
此亦說得然字許字意出而下文終聞性
與天道不特聞
一知二之言方見得是許之之驗

寧子壹寤章集注
晝寢謂當晝而寐
通引馮氏謂或云寢內寢
也又引齊氏謂晝
不居山

觀朽木冀騰之
其志氣亦有則寢之為寐無疑若晝

居於內則是徇
止此矣馮齊求奇之

謬通者援引之
失皆不足道也

居蔡章山節藻
攷證按札記管仲山節藻柳君子以為濫以

此例之則山節
藻似指宮廟之惜侈與居蔡各是一事同歸不

爾當攷

按語錄大夫不
藏龜私家乃因此立說未可盡信古說為僭若

身僭不止是不
知便是不仁了詳此則以山節藻稅為宮廟僭

侈又似乎不仁
以居蔡為各是一事亦無以見其不知矣語錄

又謂三不知皆
是瀆鬼神之事况春秋傳只說三不知若如攷

證之言則不知
之月不止於三矣豈夫子於彼有所遺耶唯以

為山節藻稅為
藏龜之室乃見其誦讀鬼神與答楚遲問知

敬鬼神而遠之
之言有契可以為不知之實耳攷證何必求異

於集注乎

令尹子文章集注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蔡疏胡氏曰夫全体者無虧欠也不自有無間斷也若外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猶在亦不得謂之仁 見於事者當理發於心者無私然後可以為仁

既曰全体又安有內外之異如胡說則全体不息四字只是當理二字之意恐未必然勉齋黃氏嘗謂全体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五字之義矣以此推之可見

蔡疏陳氏謂仁道至大非可指一事言若三仁夷齊是於大變中做事見其當理而無私心若子張之問子文文子但以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

其仁不仁在乎心之存否非因事小而不可謂之仁

此可見 體是仁 了若全体有

季文子三思章集注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蔡疏趙氏謂窮理是思時事 發明窮理明也 明於方思之初

按韓氏云窮理是思以前事此說至矣蓋窮理之思不同趙氏謂窮理是思時事則混而無別矣發之初方初二字亦與趙說不甚相遠皆不得双峰前字之旨若

竊武子知愚章集注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 朱子曰比于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一攷證聖學衝候失道武子又正教之功不為無失諫之過者以見不當愚之意

按比干武子均為貴戚之卿而比干不當愚者語錄辭此語詳然皆引而不發若如攷證所說則是集注引程子此條彼有不以是也字決其辭則是比干較之甯子自是不當愚者武子較之比干自是當愚者未嘗稱比干以見武子之不當愚也况語錄並無不滿武子之意攷證毋乃不得程子之意乎唯四書通以為衛成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沉晦不可耐之惡在已不諱而誘於沉晦不可也其言似為切當四書發明亦不取之故錄于此以俟觀者擇焉今觀輯釋引通說理編中可謂乃隨之也

巧言令色足恭章
軍是有

高是無心失理是

微生高曲意徇物也
謂之心失理既害於直則

不得謂之過矣特與左丘明所耻者惡有淺深耳

見過內自訟章
通謂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

集注只以自咎釋自訟之義而通乃以勝為說優過一重恐非

經注之旨更詳之

雍也

雍也南面章
饒氏謂伯子不衣冠而處則非可使南面者夫子

豈得遽以此許之恐不當以此為說集注初依古注作兩章後合

為一章要之只作兩章為是又謂使夫子果許仲弓伯子可使南

面則兩箇可字不當以一為適可一為僅可以此觀之可也之可

次非可使南面之謂

按仲弓以臨其民之言若不承南面之意則無所因然則謂可

也次非可使南面之謂無乃不審仲弓所言之意乎上言南面
下言臨民合為一章何之之有况可使可也詞氣之間自有輕
重正不害其為不同也

通謂居敬是誠意正心脩身事行簡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按朱子曰范氏謂敬以直內簡以臨民故堯舜脩己以敬而臨
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
行之簡則可以為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分
恐分了仲弓不應於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今
范氏之意恐與朱子所見不合不知如何

顏子不遷怒章 致證顏子未常事權有何可怒蓋
借是以諫曉

哀公也哀公為人躁妄故夫子舉顏子不遷怒氣過
為哀公對病
之樂

七情人所必有唯怒
謂未當事權者皆無

可怒之事耶人之行莫大於此過成湯猶以改過不吝見其夫
子猶謂學易可無大過况其下者乎然則以不遷怒氣過極顏
子之好學無以易矣致證以為未盡顏子好學之
知也致證又歷舉顏子博文約禮欲罷不能已
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懈為夫子不舉彼
證竊恐亦未為得之蓋此乃是言於顏子好學之
舉其克己效驗之所極以告君欲罷不能事皆
足以見其極致處故不舉耳初豈以不舉之故不
舉却舉哉至曰為哀公對病之舉恐或有之亦
妨也 自與此不相

未聞好學者也集注蓋深惜之且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致

證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辭也

待辭之說雖與集注微異亦可備一說

子華使齊章 通引馮氏謂聖人以子華之富故不難之以思之

貧故多與之子華不繼富原思周急也

為宰既有常祿則非思之貧而難使之設使子華為宰常

祿又可戒乎以此為周急之辭以勸之

鄉黨為周急之證則庶乎近之

子謂仲弓章集注犁維文 通引馮氏謂犁服耕也通謂馮說未

為無理姑存之

若以犁為雜文則父賤行惡之喻方不突兀若以犁為服耕則

可以為賤而不可以為行惡之行若不惡則仲弓可用無疑又

何為有雖欲勿用

輯講本文

取藹粟握尺之義

喻其氣質之純斜角喻其德性 山川諸侯所祭恐亦是可

使南面之意

言駢則見有不駢者言角便見角有如此者不如此非不

周不正而何周則兩角完具如鼯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正則

兩角端正今之牛有兩角不相似者多矣可以為正乎言正則

可以該藹粟握尺之度矣况繼之以中犧牲也中之一字則必

合乎藹粟握尺之度不假言矣分駢角以喻氣質德行似乎附

會至曰山川諸侯所祭則駢角之牛特為諸侯之所用者耳以

為亦可使南面意亦所未喻

回不違仁章集注或日一至為或月一至為能造其域而不能久

也 語錄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 集成

真氏曰詳集注意謂一日全不違仁一月全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為正
日中一次不違仁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為正
按集注語錄之說似無以異至字與違字不同違是自內出外
至是自外入內以張子內外賓主之意推之違是皆出故不害
其為主至是暫入故日月至焉雖踈數不同皆只可以為賓若
經注皆改至為違則真說可通愚自見真說即如此疑後來四
書通板行果亦如此分別違至之義通雖不為辯具說而發然
二字之義既明觀者可無惑矣

語錄三月只是言其久非謂三月後必違也 通引馮氏謂三
月之久而不違則信不違矣但守之也非化之也

朱子之說最活蓋三月 謂久却非限定三月 一度違亦非
謂既久而不

也詳尹氏既以聖

教了未達一問即未達

處便是間斷間斷非違而猶夫子稱顏子亦曰不貳過有不善
未嘗不知 嘗復行而已過與不善便是違處不違則何過何
不善之有過而不貳不善而不行非守不能未能無過與不善
可見未化程子守之也非化之心之論其意蓋亦如此馮氏用
其辨而不知其意可也 子思曰 仁而不恆章集注參攷可見
子思子問神由章可使然也 引葉少蘊曰是必將進之與共
聖國政齊氏曰 舉桓子遺書在孔子康子上召冉求然則其未問
由賜意固在求而假之也 康子不過如孟武伯之問由求亦皆是欲知其人之何如尔葉
齊之說未必然也

集注從政謂為大夫 齊之說未必然也

與家臣謀之以冉有延輿謂有政事之可見季氏欲得家臣謀國
事故歷問之此謂即欲使爲大夫也

彼意是用一退季氏之孫則所謂政者實是國政而謀於家耳
此章泛問之使爲此章可以彼爲例而意其亦如此乎朱子以
爲大夫釋之當矣况夫子亦用有之言分別政事名分極嚴此
章果如取說所料夫子宜亦正名分以微示季氏可也今皆
不然則似不必如蓋說所料者然則但如集注所釋以全聖人
不遠不億之誠可也

且子儒章○攷證謂集注世謂二說恐子夏不至此言文公嘗言
子夏太細密謹嚴又云其樊遲於子游葉賀孫之問亦言其大緊
小如此則君子小人只是以意量見摸言若樊須小人之類蓋對
大人君子言之特有小心之味也至爲學者切

省察則集注在所注

儒是學者之稱樊遲以學稼圃而見斥爲小人豈可援以爲例
攷證不欲賤了子夏意固忠厚但異日夫子答其問政之言亦
以無見小利戒之攷證恐子夏不至此夫子豈誣子夏者哉然
則程謝之說自無可疑者

子游爲武城宰章集注意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苛察之意取
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感○通謂苟毀之意邪媚之態以字
與正六之惟四字相反

通說是已然者如是貼不由徑意說疑是貼不至爲室意說
亦所當知也

不有祝鮀之佞章○輯釋引齊氏曰世衰尚巧言雖有令色如
亦必佞而後免又引其語之言曰自上恭疑而字爲不字故得氏

亦因而字為此說與集注少異姑存之

按謝氏之意正防世儒有如齊氏之見者設若朱子以為從伊

川說則集注固自有斟酌矣齊說可刪

質勝文章集注言三者當損有餘補不足○發明愚謂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立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足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文可損益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於文以補史之不足於文使文質相稱不為史之文過亦不為野之文不及則有彬彬之美矣○韓釋亦引之

發明文可損益質無損益之言似矣但以集注誠或不足之言推之誠即質耳不足非益又何以得中乎然則野之有餘於質在所當損者亦不可謂無矣竊意集注損有餘補不足是通說一句之旨上質勝文言上則言下則言其補不足之文以就中

王文勝質言之則損有餘之文不為之質以就中如此則似順文解義若如發明所言則損有餘一句專主文勝質言補不足一句專主質勝文言先主下句而後主上句似非順文解義之体集注不應尔也不知如何况經所謂質勝文文勝質是泛說有此二等人耳非謂一人之身質既勝文文又勝質也集注損有餘補不足之云是通為二等人言之名當有所損益云尔發明乃謂損史之有餘於文以補野之不足於文以之一字似共主一人言者豈有一人之身既失於野又失於史者哉讀者其試思之

中人以上章○攷證王元敬王剛仲謂以字似重蓋中人之質固多然能以之上則可以語上以之下則不可以語上矣集注本為教者言此則併為學者言

如集注則當於上字下字加讀如攷證說則當於二人字讀
况以之上以之下皆承中人言之則只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也以下不可以語上矣文意方頓不應中間再有中人二字今
既不然則但當以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分資質之優劣以可以
語上不可以語上為施教之次第初不為學者言也若以為為
學者言又欲其以上而不欲其以下則學者自知不明妄意躡
等何所不至哉吁說經求奇之害可不慎諸

樊遲問仁智章集注程子曰先難克己也○饒氏曰以克己為先
難固善然克己乃求仁之事非仁者事也
按輔氏謂克己固難求仁之功莫先焉然則克己固求仁之事
以克仁為先非仁人之心乎蓋克己是難先難亦曰以克己為
先耳觀程子以所難為先之言訂其意矣程子非以克己而

訓先難也

知者樂水章仁者壽○叢說非必壽如堯舜然後謂之壽蓋受命
於天其壽天固一定而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
者全而歸之是壽已若之豈獨與桎梏而死則是我天之非正命
也由是觀之則雖顏子亦壽也

洪範福極分謂以壽與凶短折對言則固不可以短為壽也夫
子之於顏子再言其不幸短命而叢說以為亦壽可乎仁者壽
與大德必得其位等皆是有此理而已顏子不得其壽與夫子
不得其位何異然則亦強說夫子為得其位又可乎蓋亦觀於
語錄有曰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棟來看如罔之生也幸
而免罔亦有死之理詳此則顏子亦不幸而不壽耳叢說所謂
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如顏子者謂之得正命謂之

順受其正可也何必強說以為亦壽哉

齊一變章○汝證王氏曰齊之盛時已不如魯魯之衰時尚勝於齊

不如魯下欠着之盛字勝於齊下欠着之衰字意不明白觀於或問則曰自其本言之則雖太公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至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詳此則汝證之為欠字可知竊意汝證正是隱括或問而反不如或問之明白者也後儒立言往往不能出得或問語錄之意而重述一番反不明白者皆此類也何如但存朱子之說之為愈乎境

觚不觚章集注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通引馮氏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

之稱非孔子所謂也

簡屬稱觚其名雖見於漢史其制則不知起於何代又安知夫子之時不已有之耶大抵經注之旨所重在稜其為酒器為木簡在所不必辨也常謂凡此等處集注皆兩存之而於先後上見其優劣者非唯疑事毋質亦恐或有所遺故尔馮氏蓋不足以知此也

君子博學於文章 汝證與于博約是知行並進此章所重在行

按此見本集注程子之說而言也但程子之說集注置在國外而集注所自為說則是知行並進之意次之經文亦未見決然偏重行處豈集注本說是正意與顏子博約只一般但行終是重集注又恐人徒知不行故又以經說防其弊耶

中庸之為德章 饒氏謂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以德言

彼以道言此章民鮮是世教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民鮮能是氣
三有過不及而然此章久矣是近世如此彼章久矣是自古而然
輯釋亦引之

德與道之分別似矣然以德行言則曰中庸則彼章雖謂之德
亦可也但集注章句所以謂民鮮民鮮能者皆以為世教衰
民不興行所致而饒氏云豈非以彼下章智愚賢不肖皆是
以生稟之異而言乎然集注釋民鮮能則歸之世教之衰釋知
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歸之主稟之異是二章所主不同矣而
於或問則又以為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豈章句或
問之說自相戾耶意者氣質之異雖自古而然道之不明不行
則不自古而然然則同此氣質之異而道之不行不明則古不
如是至末世乃如是皆章句之古之世教盛衰之世教衰而然

歟章句於民鮮能

不肖之過不及

則以為由於生質之異其意若曰世教既衰則民不興於行而
無以變化其氣質之異此道之所以不行不明也夫况若自古
不明不行聖人又何必以哉知之矣為言乎豈我知之矣四字
隱然若有所感者若自古而然則人所同知聖人之言必不如
此若有所感者矣饒氏之說以是推之可也

博施濟眾章

饒氏謂博施濟眾恐只是一事博施是推恩於四

海九州濟眾是四海九州無一人不被其澤事不難於博施而難
於濟眾故在博施之下發明採語錄云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
者眾言濟眾難於博施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

饒氏謂博施濟眾只是一事亦有理然可備一說但謂不難於

博施則恐夫然如饒說則博施是本濟眾是效眾之所以未盡

濟者正以施之未極於時耳
錄並無此意得非即是說說而誤作語
說說以發明所引為發明自說然則發明蓋亦以說說意為
己意也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集注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
極之名也 既以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聖自有等級則仁
不可通乎上賢如仲弓猶未得為仁則仁不可通乎下以此推之
則仁聖皆是以德言皆是地位言非以理言也

以達德言之則三行主仁以行是聖人之仁利行是賢人之仁
勉行是學者之仁謂仁之理通乎上下何不可之有况博施濟
眾正是仁之功用而堯舜無病謂仁不可通乎上可乎欲立立
人欲達達人聖人之仁

言非以理言則聖賢仁為二非唯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二句解
撥不開而析聖仁地位而二之亦不成道理矣集注固不容不
如此說也

何事於仁 攷證何事程子說作何止朱子作何猶何待豈但金
氏按事字似重止字似輕當作必有事為之事謂其用工為仁也
以博施濟眾為仁愈難愈遠學者如何下手又曰子貢說博施濟
眾可謂仁乎夫子謂如此則何以從事於仁此乃聖人事功之極
雖堯舜亦猶有所不足於以求仁有何涯漢

按程朱之說字訓雖不甚切而文意已順如攷證事字之釋雖
有孟子可投然全句意義說得費力不知孰為得天子之意也
但如程朱之說微有抑休揚聖之意與仁理聖地之旨有些少

故亦致證之說而引之以俟明者之折衷焉

首章注云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 致證老彭商大夫此古注之說然經書本云彭祖商賢大夫恐古注之說或出於彼今按大戴禮序大戴禮第七十篇曰子曰吾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惟無言言必盡於他本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尼與之教大夫官之教士也按仲尼即仲虺也蓋相而云老彭及又云我大夫則老彭不止於大夫矣此雖不可攷然云大夫則恐古註誤認為彭祖也

按集注亦云見大戴禮而賢大夫之說則因古註而不改者戴札既不言老彭為何官固不容不同古註而自為說也意者大夫亦有可通稱者如周禮注疏云大夫之類耳古注謂證為彭祖

之疑則今四書通註云 又不知如何

子之燕居章集注云燕居閒暇無事之時 通引齊民謂居設席於地而燕居也而以足加趺也故孔之魯謂曾子曰吾語女而下文云子燕居

如此釋居字是以居為跪坐也引證雖明但不知聖人閒暇無事之時終日跪坐否抑跪坐時申申天云若直若行時亦申申天天否又經云士而懷居亦是懷跪坐否其居使之然也亦是其跪坐使之然否經史凡言居字文皆可以跪坐釋之否惜乎齊民之不及盡釋也愚矣庸贅

志道揆德章集注先後輕重本末內外 發明引胡氏曰道德仁當先藝可以少後志道休當重游可以少輕

按語云論先後則藝為元三者為後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

為未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說之意又當在後詳此恐藝不可言後意者集注先後之序言志操依游藝重之倫言道德仁藝况序字言工夫倫字言事理於藝尤所未知然否不然則但以志道據德依仁為先為重游藝為後為輕不必細分可也今輯釋兼引語錄及胡說合而觀之得夫自見

子於元日哭章發明是日先歌或遇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先哭或遇歌則不當歌樂可以已也同馬公之喪程子東坡舉此以辯

發明之言似矣然又有不可泥者隨時處中可也若是日方歌而卒然有家門親戚之大故哀固不可已而不哭也程蘇所辯乃是方預朝廷大祀而哭也

輕視朝廷吉禮之意也夫哭與親戚大故哀情不無緩急之辨以緩急言亦未甚害而東坡克伐必行但知強辯而不酌輕重豈理也哉發明隱然有右蘇之意故折其衷如此以俟知者

用行舍藏章集注謝氏曰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謝氏謂用之不行是好遊底舍之不藏是好進底自有兩樣人謝氏只說得好進一邊輯釋亦取謝說

人固有兩樣然世之好遊者不一二好遊者常千百謝氏又自有欲心上說來故只說好進者耳蓋好進正是徇欲好遊者以理言之雖亦是欲然自好進者而觀則好遊反似無欲者矣况子路以行軍為問亦只是好進謝氏下文正說歸子路雖非有欲心者上去又安得不但就好進一邊說乎况下言是說執鞭之

言亦只為好進者之成更以語錄常入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故之言參之則好進者多於好遜者益可見而謝氏專說好進者益為有切於世教矣通與馮氏亦皆兼好遜者言通又自謂玩集注語錄而為此說集注語錄何嘗有此意哉以是觀之皆不過是祖述饒氏之意而又不行明言其自來耳饒氏兼二等等言不為無理但來之經則不如謝氏之切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集注謝氏曰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 發明此二句可畧

竊意欲心重而固必輕孔顏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正所謂無固必者子路以行軍誰與為問正是不用而求行者非固必而何然則二句不可畧也

子在齊聞韶章

饒氏言

子曰三月不知肉味

字朱先生又因史記

述學之二字要之皆未見的實且據本文恐是聖人乍聞此樂自得妙絕古今心誠好之故三月不知肉味

程子以一日聞樂三月忘味似乎固滯故改三月為音朱子從史記添學之二字則不煩改字而自不為固滯矣史記是先漢近古文字朱子信而引之而双峰以為未見的實何耶程子恐似固滯而双峰獨不以為固滯又何耶程子與双峰所見孰孰孰深孰為可信孰為不可信必有能辯之者

夫子為衛君章 通引吳氏曰輒之事子路以為言 亦有子貢疑其為非者也又引馮氏曰豈然則此子亡而立專礼也此冉有子貢之徒不能無疑也

吳馮所論二子之疑意正相反然以集注證之則馮說為近

集注扣馬而諫 發明義輯釋通論皆引史記武王載主受命書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及于父可謂孝乎云

此漢儒無見附會不經之言以誣聖人發與通證不能碎而置之反援其事為證西矣扣馬而諫餓死首陽事則有之載主伐紂美齊諫辭皆附會耳豈可不分別而求存之耶

集注與程子皆以遜國諫伐二事並言 叢說子貢以爭國讓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則集注亦但以夷齊逃國之事明其無怨足矣而中間突入扣馬一事何耶蓋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齊平生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於逃國餓死二事者然則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知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夫子不併以此事斷之為無怨乎故集注不得

集注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集成

此謂陽長則陰消則十一月復一陽生一陰消至四月乾純陽六陰盡消陰長則陽消自姤至坤亦然

陰陽消長恐不特指此十二卦言當以先天圖圖陰消六須見六十四卦皆有消長之義

集注他論 攷證舊來經書無印本大學博士兼立諸家之

本學者所在傳馬自五代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板本然開元本微有不同開元已與古本不同自來民間傳本亦多有存者故劉忠定尚得見他本今書皆以監本為定更不考然此五十字其來久矣

微子篇荷蓍丈人章集注所謂補則有國初特寫本亦此發憤忘食章 集注全條至極純亦不已 叢說有集人

學全體而又更甚極以一事言未得則憤既得則樂至極而樂也以萬事言憤而樂樂而又憤憤而又樂至全體也故證聖人無所不致其狂發憤忘食則真聖之不可得勝以志憂則無入而不自得故曰全體至極

按義說發證是本通釋第九章出事必明章之說而言也唯德氏既全體至極與此不同以發憤忘食志憂之義當不可移易說然亦不已之義則其無甚來去讀者其為可也黃氏之說就德氏之意皆於第九篇述之

怪乃亂神章集注鬼神造化之迹相與同學若鬼神既在造化之迹則非微妙難知胡為聖人不語學者未能對說曰伊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是以鬼神為顯者而神為鬼神之微者謂鬼神為道也

氏指為齊論則鑿矣未始有孔子語居於孔子之前篇又有南宮适問於孔子較之此章猶欠一仁字耳至若季康子問政於孔子之類又不過政字與仁字不同耳文体固無異也亦意為齊論可乎

小子季夫詩章可以觀集註放見得失發明因美效見其得因刺考見其失輯釋亦引之而小攷其語按朱子詩傳三百篇非必皆美刺之作而莫不有得失焉皆以為美刺自是小子之繆定字偶未之思耳

予欲無言章集注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集成蔡亮軒謂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輔氏謂前篇所謂吾無隱乎爾吾天行而不與二子子而已未及夫無隱之事實也今卒四時行百物生則夫無隱與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益更明白

集註言與無隱之意相發而於輔二說但言此言發無隱之意似未及相字之旨竊意以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亦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意觀之則可以知子欲無言之故是前章有發乎此章也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之意觀之則又可以知所以無隱之實是此章有發乎前章也前章但言已之事此章但言天之理非前章無以見此章無言之故非此章無以見前章無隱之實茲其所以為相發也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通引馮氏曰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皆宰我一問之力也

一宰我失問而夫子斥之今乃不以三年之喪迄行為夫子之力而歸之宰我是猶空不見職不以其功歸之救焚者而歸之繼

注引此為說而復繼之曰非理之至亦未易明昔未能深確其意

詳双峰之意似欲以神為妙用之神豈以經文專言神而不無鬼歟恐不必如此泥妙用之神固不言鬼神之神亦豈易言姑以淺近言之後世釋老巫覡所以誑誘愚俗而舉世莫能辯詰者何者不依鬼神誑張為幻耶使夫子而輕與理有未窮之人言之亦安得不滋其惑哉若謂造化之迹為非微妙難知則恐不可如此言之容易易大傳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正是窮理之事謂鬼神之理不微妙不可也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宰我聖門高第且不知其所謂鬼神之理不難知亦不可也觀明道與上蔡答問之旨與這是天地間妙用雖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詳說不濟事

之言則双峰謂未瑜集注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之言亦非後
學所敢知也若謂造化之迹與中庸不見不聞者必異恐亦不
必如此說當於中庸辯之此不贅及

聖人吾不得見章集注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
以質言 饒氏謂中間如何不說君子吾不得而見得見善人者
斯可矣蓋聖人善人是說天質君子有恒是說學力夫子言生質
之美者不可必得而學力所至者可勉也又謂此聖人是生知安
行底非大而化之之謂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非性之之聖也
輯釋亦引饒說而為之修改以求合於集注然終不可合

按双峰說聖人有恒與集注異說君子善人與集注同但其意
隱然以君子為反之之聖是就聖人中分出性之反之二等却
以聖人君子當之則此所

有高下之分也竊意此

恒者皆恐不得見之非謂善人不可見而君子有恒者可
見也中間所以不說君子吾不得見得見善人可矣者正以善
人不及君子人所共曉善人猶不可見則君子之不得見者不
假言矣今曰聖人是天生底故不可見似矣但以忠信如丘好
學不如之意觀之則知美質場得至道難聞而已未聞徒嘆天
生底之難得也曰有恒者是把握得定底故可得見則下文無
而為有三者乃是難字有恒之故有恒者又可得而見乎然則
謂聖人為天生有恒為學力殆未必如此至於分性之反之之
聖為二亦有可疑若果如此則夫子何不曰性之之聖吾不得
而見得見反之之聖斯可矣耶今不言反之之聖而但言君子
則天下後世皆將以聖人為不可學而至孰知君子之即為反

之之聖而不為聖人之次乎然則此章所謂聖人自當無忙之
反之之聖而言下必以為非大而化之之聖可也饒說既與集
注不合則削之可也辯之可也輯釋既自修飾而引用之過矣
終於不合又何益哉

發明既引饒說又自以為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至於極有至
於聖人之理云云

饒氏刻畫求奇發明引其說而不辯其同異既失之矣又自以
為有恒可至於聖則聖人又可學而至信如集注聖人以學言
之說也然則饒氏此聖是天生底是生知安行底非大而化之
之謂等說又何必引耶

蓋有不知而作章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集注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也則善惡當存之以備參攷如此

者雖未能身知其善也○語對聞是聞前言

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都從他
然也須着記他着尾得失○輯講謂有格物之知有聞見之知格
物窮理故為知之至聞見一事只應得一事然聞見多則所知亦
多故為知之次又謂多聞是聞人之言亦難憑信故就裏面擇其
善多見是自家一一親自見底善惡皆當記以為法為戒

朱子以聞為聞前言往行故以為見逆於聞又峯以聞為聞時
人之言故以為聞不如見要之見須是自所親睹聞既非自所
親睹又何必拘於聞時人之言乎雖古昔言行非自所親睹凡
得之師友方冊所傳者皆聞耳然則固當以朱子為正分格物
之知與聞見之知而言亦因以聞為非聞然言往行故如此說
其實大孝之道何嘗遺聞見而可以格物乎其詳已於子張

子祿章辯之矣其間不言記見獨言記之說蓋以前言徃行已具於方而不在我為識之見則主時人之言行未有人記不可不識之也双峯之說殆不其然至謂夫子不以格物之知自居恐亦未必如此夫子自言十五志孝孝何嘗不是格物致知等事且謂夫子不居格物之知則何以率人大孝之道不幾為無用之虛器乎大抵聖人之於成功之事則不居於用工之事則不讓如若聖與仁章於聖仁之事既不居却又以為不厭誨不倦自勉之類是也此章亦是如此蓋所謂知者不但指格物致知之工夫而言乃是指物格知至之成功而言所謂多聞擇善多見而識者却便是格物致知之工夫非聞見自聞見格物自格物果有不同之知也

叢說世蓋有不知其里而則無是也多聞則非不

知擇善而多聞則非不於理未能尽知所以於今人言行多博其見則善惡皆

備於此以備參攷雖未足為知之明是亦知之次

按考證亦有分四句在上二句在下之意然引而不發以為細

說佳語見且援班固游泮志贊所引為證叢說正是本此而

發揮愚竊以為班固之言不足深信若曰細觀集注則集

注似有意奈何况語錄有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何

嘗言以多見而識為知之次哉然則叢說正不當立異以眩學

者

互鄉童子章唯何其集注唯字上下疑又有缺文大抵亦不為已

甚之意通引馮氏謂孟子不為已甚之意蓋出於此

孟子自論聖人平日大槩所為其意思不專主於此集注亦但

言唯何甚三字不過為不為已甚之意而已固不謂孟子之意必本於此也。要之此章却是不為已甚之一事不為已甚乃是唯何甚之通例。馮說未必如此。

考證或云當是互鄉難與言之童子蓋與其等曰其字是指童子非指互鄉也。若互鄉人皆難與言則夫子當曰與其進也不與其地也。與其潔也不保其習也。今存此說以備參攷。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如或說須於言字下添之字方說得透。今既不然則或說之不然可知。大槩只是互鄉人既皆難與言而童子又蒙昧未通又難與言中之尤甚者故門人疑之耳。若只是童子自難與言則聖人有教無類正當有以藥之不知門人何感之有。

仁遠乎哉章

在此如自外至耳

謂日月至焉之至自外

至非自外至也故

注曰即此而在

通說已當但日月至焉是之至乎仁。物仁至矣是仁至乎心。有出入而仁無內外故彼為自外而至此為即此而在。

陳司敗章謂之吳孟子。○前引吳色語謂若何人謂之春秋書孟子平疑謂之孟子者魯臣諱之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誦之語也。葉少蘊曰其曰吳孟子則魯人固不與。同姓為諱矣。○輯釋亦引

吳說

按通引此二說意自相反。要之魯人習於和文豈不知要同姓之非礼。但既迫於事勢犯然而魯人又得諱之而謂之吳孟子。以自文耳。○之謂者魯之也。故謂之吳。則知其其實謂之孟子。則隱其姓也。○魯人固不與。同姓為諱矣。○輯釋亦引

則謂之為恥。公且謂之知。知與善。孟子與國人改創為如是之名。以譏誦之。而諱之。早春秋。而。是諱諱之義。但孟子之稱。乃是因有此名。而得之。亦事。之自創也。其所以不書其者。蓋夫人魯之夫人。若以兵字。上則於大義。有不順矣。○交莫吾循。人。年集注。謝氏曰。躬行君。可以。學故不居。以下章為聖仁事。不感意。觀之。則。行君子宜非夫子之所當讓。蓋躬行君。而有得。則造其。故不居三字。正論末之有得之意。

若聖與仁。章。○通引馮氏謂此言孟子。孟子之言。夫子不居其聖。故以。易聖。爾。

孟子所引。分明。是夫子與子貢。答問。之。辨。此。言。分明。是與公而華。答問。不妨。自。非。一。之。言。死。中。言。有。聖。仁。二。字。在。上。而。

文以抑為之三字。孟子。聖仁而言。孟子所引。

則但言我學不倦而已。不過如前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之意耳。然則此言自是以聖仁之。為不厭誨不倦。非以為不厭誨不倦。為聖仁也。孟子所引。却以學不倦。教不倦。為智。仁之事。而非謂以智仁之事。學不倦。教不倦也。二言皆意。已不同如此。又况彼章下文自有仁且。夫子既聖。是之言。則聖自是聖。智自是智。又何嘗以智易聖。聖直以學不倦。為智。不。倦。為仁。又是子貢。述夫子所言。而釋之者。今直以為夫子自言。而孟子述之。皆所未嘗。如。則。孟子曰。引夫子之言。又。何為遽自改易。其學以就己意乎。

改諸集注於博雅。濟。章。既。聖。乃。仁。之。極。而。此。言。又。云。為。是。為。聖。仁。之。事。亦。以。此。聖。仁。海。人。則。又。以。聖。仁。為。對。按。此。聖。言。其。德。

仁言其及物夫一雖不敢自聖而所善為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
人不倦即及物之仁為不厭即意不可之意字不厭教不倦前章
與子貢凡兩一似不必異說

竊意夫子公與之一字介乎聖仁之間似不可以仁為不是與
聖對言者前章博施濟眾正是仁之功用而夫子乃曰何事於
仁必也既平則仁外無聖聖即仁之極致可知兩章文勢既異
自不相妨也集注所以不於此處但作學不厭教不倦釋者正
以為之不厭此之字宜有所指指上丈聖仁則無以當之故亦
如攷證之說此之字只是聖字未知如何但曰為之不厭則作
聖之事謂之作聖則未便是聖自與夫子聖且且敢之言不相
妨猶之可也曰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謂之即仁則仁宜之外
是矣然則夫子又何以併言仁者哉敢也哉姑存其說以俟明

者之折衷焉

發明引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有自
任蓋前之說此是人以聖仁歸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且承富第
三等事也

按前章語錄亦以為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承之然則二
章因皆承人之謙辭特以人所以稱聖人者不同人所遜亦不
同耳

子疾病章誅 攷證古本論語元作諱說文引論語亦作諱諱亦
作諱禱也累其事以求禱也其作諱者則是哀死而遂行以益之
之辭同音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與史書之誤集注偶未之攷耳
集成發明引胡氏曰哀死憂其不救也述其行恐其行有未也
通馮氏曰士有未聚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諱周官六辭六曰諱

是也禱疾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

按左證明有左驗其說似不可廢集注失攷恐或有之但經文爾之一字則是對死者而追言之耳非對所禱之神極言也如此則古本今本又未知孰是而孰誤也集注之不從古本豈亦以此是對死者而言之辭亦猶孟子鈞是人也豈此夫之此禱本作比而集注但以此字義優而從今本釋之者耶然彼章集注明以此字比字較其義之所當從而此則不然又不知如何唯饒氏以為誅如今祭文之類似得經注之旨胡氏為內既不

秦伯

首章集注大王之時商自其子昌有聖

德大王因有剪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秦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別處輯講其嘗有疑史記雖云祖甲時商道始衰帝乙時商道益衰然書稱祖甲迪哲帝乙是相與湯文並稱不知商道何以至此反衰使太王於此而遽萌剪商之志則於以服事殷之意為如何太伯不從固善然遂逃之以成父之私志求以自潔而委惡於弟姪又安得謂之以天下遜意者太王末年見商道衰人心之歸周者日盛季歷又有賢德而子昌孫發又皆仁聖於是始有傳位季歷以及昌發之意太伯知之故不言而逃以成父志皆所以上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為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也此說與集注所引左氏之說小異

按雙峰此說自恭嘗有疑至安得謂之以天下遜一段皆是破集注之言自意者太王末年至開拯民水火之地一段乃是雙

峯已意然却又與集注之意無甚異處不知所謂與集注所引
小異者其旨安在詳其語脈不過改集注太王之時為太王末
年添入孫發仁重一脚却隱了泰伯不從之意而已然集注但
曰太王之時亦自與末年之說無背但言子昌而不及孫發亦
自不為有所遺况武王壽九十三計中間王季文王武王在位
之外其在太王時年有幼弱政不必言太王見孫發聖仁而欲
傳位可也然雙峯已說前既以太王見商發衰人心歸周者發
其端後又以順天命開拯民者究其說則太王翦商之志又終
不可得而回護而中間所謂太伯知之不告而逃以成又志者
又只是不從翦商之志然雖自謂與集注所引小異實即不見
所謂異也况如集注之說則太王所以有翦商之志者亦是至
公至仁之心而非苟貪天下二

不可犯而去二才

則太王翦商之士為私志太伯成父私志為末善薄位弟姪為
委悉皆不當如此及其所以自為太王太伯計者又不免皆使
之如此其說自有所不通矣學者但以語錄或問之意參之則
可見太王太伯之志並行不悖而雙峰所疑朱子皆已言之矣
然則雙峰引書以證祖甲帝乙之世商道宜未衰者如何曰太
王末年見商浸衰雙峰亦自言之矣太王末年非祖甲帝乙之
世而何且三宗祖甲恭傳繼以為武丁之子然古注及諸家多
以為太甲蘇氏謂以享國久近為序者似得之觀孟子但言由
湯至武丁而不及祖甲但言紂之去武丁未久而亦不復祖
甲可見豈有祖甲預三宗之一為周公所稱孟子正欲言紂時
世不遠澤未衰不應自湯言之則遺祖甲於後自紂言之乃越

相甲而數武丁也帝乙與湯文並稱乃是武王周公對商人言
故有所褒而無所貶亦聖人忠厚之意尔不然三十王中如陽
甲武乙豈皆有道之君耶而周公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
明德恤祀觀罔不二字則中間豈皆無失道之君哉其爲聖人
忠厚之意明矣然則史記始末蓋衰之言未爲全不可信歟峰
力據書而疑史記母乃於聖人忠厚之意史氏傳信之言兩失
之歟

語錄問詩云太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
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前聖自是同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
自誣其初左傳分明說太伯不從不知是不從其事書卷氏傳
太王肇基王迹傳曰詩云房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有翦商
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 攷證業說

氏意以釋翦商之旨

按蔡說正是語錄推本之詞而朱子以爲不然者其意不爲不
然若但施其說於詩書固似可通參以論語以天下讓之言則
恐不無可疑何則若太伯自無可得天下之理則不過以國讓
今夫子曰三以天下讓以之一字便見太伯以已所可有者
讓於弟姪不但讓國而已也所以集注必以太伯之德當
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弃不取之言而發明之
推此則詩所謂實始翦商書所謂肇基王迹不可但如諸儒推
本之說矣双峰非不欲直如此議其所以雖破集注而不能大
異於集注者亦以有見於此而不敢不諸儒則不復顧此而敢
於双峰所不敢者矣愚以其更相和易以滋人之惑故因語
錄所辯而詳言之以發明者之折衷焉

輯註又謂三遜者謂其一遜王季再遜文王三遜武王也 攷證亦援此說 發明後漢和帝紀三讓者太王疾採藥不返一也不奔喪二也交身三也

按集注但以三遜為固遜雖程子有不立一也遜之二也交身三也之目亦不之取而又述其意於或問曰在大人對讓以王為節一為禮讓再為固讓三為終讓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朱子去取之意如此而双峰又為此說以實之然較之程說意義殆又不及述其所以撮入孫發仁聖一節於前者殆為此說之本也攷證叢說皆是述其故智而攷證則又有不同當別察之發明於引不過范曄以意度之耳要亦出於古註之後亦何足信哉歎解其目則人人異論誰知為之難惟其主或問以此為防而者儒

猶不免此噫

攷證按禮書三讓之目或問亦嘗引之則集注固遜字當改為終遜蓋遜王季文王武王而終有天下也饒氏及羅氏路史注亦皆如此說三讓

按三讓為終讓或問誠引之矣但不知集注又何故不白終讓而曰固遜豈朱子偶未之思耶抑別有意耶不可知已但如集注說則以為遜王季文王武王之說非朱子意矣今攷證乃以終遜蓋遜王季文王武王之蓋之一字殆欲推己說以附於集注者其如或問之不敏實其日何餘則已於辯饒說處詳之此不再述

昔者吾友章集注為心以類類攷證顏曾在聖門不同時但此章所言非顏子不能前知顏子者亦無如曾子

竊意唯其不同耶於此曰音者

士不可不弘毅章 發明引陳氏曰 云伯夷是毅底然却不念舊惡是毅而能弘也

按語錄弘只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事事着得着一箇不得便不易弘人多做容字說了則裏面無用工夫處詳此則陳氏不念舊惡之證得毋近於語錄寬容之意乎饒氏以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為弘之義疑亦有此病當更詳之

民可使由章集注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輯講問由之知之兩之字共指一事而言今集注云由是由其所當然知是知其所以然也 似乎兩事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不滿分析可也 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祭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輯釋但引饒氏答於手

詳集注於當然之上以是理二字加之於所以然之上以其之一字發之此其字即指是理而言耳理豈有二乎哉其所以然者即其所以當然之故是已朱子曰嘗新而二之乎問者疑其為二事蓋不達當然所以然之全出一事也双峰不知明此以釋其疑亦以不須分析而察集注無異何取於訓傳乎况又使之不可使之如是理依舊與與經文無異何取於訓傳乎况又使之慈子使之孝慈孝豈非為父慈乎是則民亦可由乎是矣但其所當慈當孝之故原於父子之天性者則不可使之

之是理乎其曰方知得仁是豈非則帥之謂不從者此則知在來使以前之說也集注何嘗謂民能知是非於未使之前哉其曰民不特不曉所帥然於所當然亦未易使之曉此又折所以然所當然而二之之見也集注但曰民可使之由於理之當然耳何嘗謂民能曉其所當然者哉至於折當然所以然而二之此則饒氏師弟子所見之誤而反歸咎於集注亦不異乎釋去其間辨而唯引答辨子編使若有所發明於集注者而實則不然誤人甚矣

周公才美章集注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言驕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語錄吝之所為乃驕之所恃故驕而不吝以集注為本而不用其吝集成未具

陳氏曰朱子是主驕說故以吝為本根若主吝說則驕亦吝之本根吝亦驕之枝葉如此者方看程子下兩句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但吝是斂藏在內驕是發見在外在辭只可以吝為本根驕為枝葉到下兩句方見得相為用也蓋集注勢常相因及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是二者互根猶如木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是驕起於吝

編詳程子以氣盈氣歉為驕吝之分以聖人自驕吝自吝不相聞者故朱子言其勢常相因以是程子之凡下至結業本根二句正是明其所以相因之勢如此自故嘗觀之天下之人以下又是驗其勢常相因之實處初非有二意也以此之勢詳之雖字然字是相及以是程子之意處蓋字故字注相因以明相因之勢既無讀初不難見而陳氏叢說肯以為有三意焉非愚所能

及也夫未有驕而不吝謂驕而不吝無以
出其本根之意也未有吝而不驕謂吝而
根未肯不發為枝葉之意也主驕主吝不
矜夸以術於外亦自不可反而為吝之本
中亦自不可出而為驕之枝葉陳氏自欲
驕起於吝之說皆無以易但陳氏主吝之
叢說所謂互根者則皆因看得集注其意
吝吝而不驕之旨未瑩故有此誤耳
夫欲堯為君草唯堯則之 故證集注作
治天下則又作法則之則其實自堯言之
真天齊準

按陳氏嘗謂此說與前合

德重而事而此說不以此

亂臣十人章 故證註疏治亂曰此

言德性亂不從亂二字正與集注

按輔氏曰荀子曰亂謂之亂猶治

荀子近古不應亦說况諸書皆不作

汚字之例當與集注不過存此備

例矣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集注際謂交會之間言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

之際乃盛於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附于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

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人十人却多於... 五人不得如後來盛... 唐虞之際者至此為尤盛也集注雖說得... 句血脉不相貫兼之以五人比十人而謂... 明五人反盛於十人即晉三卿為主可謂... 敬多寡論也又曰舜即位之初九官多事... 人才之盛... 叢說唐虞之際人才極多不... 以可說盛於周

按饒氏次訓於為至之意其如經典... 義既通夏商莫及之意亦於下二句不... 十人之疑發明三卿為主之證意雖高... 九官多事臣與叢說之言以... 切當... 是於三卿人才

比較上言舜五臣中言... 虞之際固不止指舜五臣言也唐之末世... 數八元八凱舉於舜攝位之初四岳九官十二牧咨於舜即位... 之始人才之盛為何如哉五人不可及已若曰元凱伯夷夔龍... 以下功績不甚彰者不可謂其盛於十亂則周召太公固為... 盛榮公以下功績亦不甚著又何以知元凱夔龍皆不文之耶... 要之世代既久功績或者或否皆不足以定人品高下但聖人... 本所任類皆足以名世尚何疑乎

以服事既... 故證又力主周至德兼文武而言之... 此說或問取之而集注不用... 禹吾無間章微見集注... 見服惡言猶微之服文致美微見... 是五服五章以命有德之謂

氣見朝服非備祭服也詩赤黻會同可見先鬼神次尊賢次民事亦立言之序

按集注楊氏說有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則故證非備祭服之疑亦不為無所據矣敬見尊賢之說雖未必朱子意姑存之以備一說

子罕

首章集注命之理微 通謂人多謂命不謂性故罕言命

通似以罕言命與不謂命之說相似者其實此命字是無理氣說夫子罕言是慮人之未易曉孟子此命字指氣說君子不謂是防人之自弃二者不為全異亦不為盡同通引彼證此意有未備不可不察

集注命之理微 發明集注考 之說則此命字以理言不必

以氣言

輯釋亦引此說

按程子曰命之理微言命之理而不言命之以理言者便可見此理字虛與對氣而言之理不同命之理微猶曰命之為道理隱微而難見耳所以語錄有云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天而至於廢人事故罕言詳此則此命字為兼理氣而言無疑發明正為折衷集注語錄而言但恐未必然耳又如孟子莫之為而為者天也集注自理言之謂之天若亦以為對氣言者則堯舜而有不肖之子豈理之當然耶亦不過以自然而然非人所能為故謂之理此二理字雖亦不同要之皆非對氣而言者讀者詳焉可也

達基黨人章集注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尹氏曰達基黨人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

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語錄李時可問吾執御矣不
若以為夫子設辭為順答曰當人之稱夫子如此不知夫子當以
嘗執賤事告之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乎當故為自屈之詞
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大小必有能辨之者

觀氣象大小之言似以前說為大後說為小者然集注并言吾
將執御將之一字又若但為設辭而主後說然者不知如何豈
語錄乃集注未定之說耶

太宰問於子貢章君子多乎哉 通馮氏謂所能之事未仕之時
也君子則既仕之稱治人者也治人則不可辨且為矣

如馮說則君子是以位言者豈非因夫子賤與不試之言而意
之歎獨意此所謂君子是因太宰以夫子為聖故承之以謙辭
耳其實君子

君子抑亦謙之意歟抑亦

質言其意之所在但以君子為

君有知乎哉章 通謂朱子稱兩端謂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及釋

中庸兩端曰大小厚薄蓋此是夫

言取入言執其兩端而

嘗有同志謂始終本末上下精

應之曰然則朱子何不只以

者釋論語何為一變自為一

中庸兩端朱子本以眾論不

其類例以示人如眾論在

稍小者小大各各不同

之中執其極大者為一端又

執其極小者為一端極大者為一端所謂不同之極致也執此兩端則凡稍大稍小而未至於他道者無不在其中矣厚薄之義亦兼是中庸兩端之中必有折衷也論語兩端則在乎本末始終上下精粗四者而已蓋此四者不過皆就一事而指其對待者言之如本與末對則本為一極而末為一極正以大學物有本末之義明之則明德為本新民之兩端而已兩端既明則大學之道盡在是矣始終上下精粗之義莫不皆然且論語兩端之外無復餘蘊也譬如有木於此一幹十枝而枝餘之大小各各不同論語則但以幹為本枝為末相對而分兩端兩端既獨則一極之木盡在是矣中庸則以其枝餘之至大者與其至小者為不同之極致相較而為兩端執此兩端則其餘枝餘皆以之未至於極者莫不該於其

仙舉二書之訓釋而不

論其同異故

禮集注

顏淵喟然嘆曰我欲以文約我以禮集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見顏子欲生知而與學者用力於窮理格物者有間矣謂之約禮亦可見顏子近於安行而與學者用力於畏防檢柅者亦有間矣此所以唯顏子得聞而他人不與也

竊嘗徧攷集注語錄諸說皆以博文約禮為顏子獨聞而他人不與者則蔡說固可異矣又之旨曰此博約程子以為只是淺近非顏子所學於夫子之謂以其觀之博約只是一博博約其所得淺深却在人如梓匠輪輿同是一樣斧斤者則只能斲削而已工者便自巧好此言

可謂至矣。其於彼引之而於此又如此說，豈以顏子亞聖不
敢以學者視之故，忘其用日所引之言而又為此說耶？要之二
說所言自相抵牾，但當以彼之所引師說為正。

如有所立，卓爾集注卓立，謂其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
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
見得夫子勸答周旋無不中，此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
曉又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而酬酢萬變處，通謂朱子
以卓爾為大本之中，蓋仰鑽瞻忽，顏子欲執其所謂中而未能及
經夫子博約之誨而聖人大本之中如見於心目之間，中庸曰
大本此立字即中，字雖文而惟精約禮即惟一，舜禹以精
一而後為能執中，而後顏子始見中，特為行
道所謂中者見此，則
卓爾即是大本之中。

大本之中

日用行事語錄所謂動

容周旋亦可謂

上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不

過謂直爾是聖人，酢酬萬變之本而已。初不拘其為已發未發
之同異也。通者乃以之中二字續於大本之下，然後足成大本
之中四字，則但可為未發不可為已發矣。今觀通上文既以卓
爾為大本之中，下文即以爲顏子欲執其所謂中而未能，又以
為聖人。大本之中如見於心目之間，則大本之中是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寂然不動之時，初無端倪，非朕不知如何可執，有何
可見而通者如此說耶？觀朱子中庸或問，深以呂氏求之於喜
如哀樂未發之時與由空而後見夫中之說為非，則知未發之
中在己，猶不可求見而執。况謂顏子欲執聖人大本之中能見
聖人大本之中字，至謂所立卓爾之立即中庸立大本之立亦

似是而非蓋所謂大本者既已不類則立之一字正不必強其
同也若夫禹行道瀕川道故其所謂中有已發大本之不同者
其以禹之中爲已發是自然矣顏子明道何爲只明大本之中
而已發之中不之明耶凡此皆愚所未喻當闕之以俟知者
有美至於斯章 輯讀待賈有兩說一讀賈爲價一讀賈爲商賈
之賈范氏前面云士之待禮猶王之待賈是以賈作價字讀後面
又云伊尹太公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又似以賈作商賈之賈
讀笑看來孔子無可無不可與伊尹不同時君苟能致敬盡禮無
不爲之用者恐不待湯文而後出

范說亦但以唯湯文爲能致敬盡禮是以伊呂爲之出耳若便
以湯文爲商賈之所待則伊呂不待湯文禮至而自
爲湯文出 幾於枉道術玉乎哉

成湯有三聘之文玉有 唯待湯文于抑亦待
湯文之禮至于 待湯文禮至則范氏不枉道從人術玉求
售之言不爲虛設而上文士之待禮猶王之待價之言不爲無
照應矣范說上下文勢相應如此而雙峯不察其所以理有未
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也至謂孔子與伊呂不同一節范氏
引此特以表明賢不枉道術玉之意尔伊呂固無枉道術玉
之理夫子雖無可無不可謂其枉道術玉可乎不可乎此正與
孟子答公孫丑有同之問相類其夫子與伊呂不固處却不在
此若時若苟能致敬盡禮夫子固無不爲用之理然而竊環天
下卒老于行終無致敬盡禮之時君又豈不以世無法之君
而然歟又豈不以唯湯文之君爲能致敬盡禮歟范氏之說吾
無間然者矣

子欲居九夷章其注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饒天謂此有
些不同那箇是嘆道之不行欲乘桴浮海或夷狄之君有能行其
道者欲居九夷是見中國無君臣上下使人厭之故欲居夷以避
之尔

雙峯此說豈非欲分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二句為此
二章之旨耶但乘桴章猶有道不三行字可去如此說可也
章自是門人記孔子欲居夷之意下文或人答問又但以其陋
而已不知厭中國無上下之分意思雙峯於何處見得意者二
章意只一般彼曰道不行此則欲去中國而居夷便見諸夏之
亡意思不然声名文物之邦聖人何為欲去之耶彼曰出千海
此欲居九夷便見夷狄有君意思不然彼矣左社之俗聖人何
意欲居之耶以此見諸夏

二之為的當也

吾自得之

直者列國多不正之聲

朝所不奏二章

古正樂只言雅頌

按金氏攷證引王以語力以桑間溱洧等詩為天子所賦漢儒
附會以足數者竊因陳氏此說推之恐王說未可為不且多論
也何則詩有去歲風居其一謂之曰風則上之所以化下者不
能皆正而無邪故下之所以從上者亦不能皆出於正而不流
於邪夫六義之所以不能無風者正以見當時風化之得失為
天下後世之勸戒如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者又豈容獨行其善
而盡隱其惡邪但此等淫亂之詩則未必被之弦歌耳非此以
例雅頌雅則亦正變變但雅之變者皆諷諭之辭為有琴瑟雅
亦有變豈非以政有廢興使之然歟雅之變者皆諷諭風之變
者多淫邪則以士大夫所作與塗歌里巷之人有不同故耳頌

則告於神明有正不無變固其理也合而言之則風雅與體制
名有不同未嘗紊亂如此若曰多漢儒之所附會則雅何為無
淫邪之辭頌何為無錯雜之變讀者攷焉可也詩自夫子刪後
毛鄭以下至朱傳之作無慮數十百家皆未嘗敢有明言其出
於附會者而王氏昌然言之聞者誰不錯愕然則且當為疑辭
而未可為決辭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出則事公卿章集注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功矣
通釋指發憤忘食之注而言平全体至極則無纖悉之或遺純
亦不已則無須更之或失故其言如此 纂疏輔氏謂與述而篇
第三章之指同

按全体至極純亦不已二句託文奚不曰處說以雙峰之意推
之則全体是本憤也 全体皆憤而不參以樂樂

則全体

憤而至於忘

忘食忘憂

言

純亦不已四字本不... 而至於忘憂此樂之
而已憤而又樂樂者復憤憤樂兩端循環無窮而不知
不足也若如通釋之說則不甚如此親切未知如何述
章却有何有於我哉一句豈集注所謂見於第七篇之
此句之說而言耶彼曰默而識學不厭誦不倦三者已
之極致而天子猶不敢當以此章四事較之彼章三事
之愈卑可見事之愈卑如此而夫子亦不敢當則其意
又可知矣輔說意殆如此姑並存之以俟知者

何有於我哉 攷證載語錄三說一以為此數事我皆無
此數事於我復何有一說於我何有然皆未安意今缺之
全氏按

味二則字及不敬字當從第二說人必有言夫子道德之全者而夫子不敢當曰言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於我哉

此章集注曰說見第七篇蓋以第七篇亦有何有於我哉一

句也彼章集注曰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詳此正是主

第一說意是至謙之辭然語錄以為三說皆未安而集注主此

一說者則語錄未定集注已定可知如金氏說則是自任非自

謙矣雖宛轉說作自謙之意終是費力聖人謙辭若此類者何

限奚獨於此而致疑乎况中庸君子之道四明以所求乎臣與

子弟者以事君與父兄為未能則此所謂事父兄公卿為何能

有於我者正不足慚下文二句亦不害其為愈謙固不可因下

二句之為太謙併與上二句皆說為自任之辭也

若如斯夫章一輯集注 為道体之往其者 取者字

苗而不秀章集注蓋事而不秀者有成人如此者是以君子貴

自勉也 通引吳氏曰若舟有則病於畫類子則厄於年 通讀

上章是於顏子已死而追惜之此章是言學者幸不至如顏子之早

死然學而不至於成者往往如此

按通釋云不秀不實或疑其如顏子早夭之類聖人立言所以

戒人之自畫其中道而廢者不必言也觀此則吳氏以舟有為

證可也以顏子為證可子通者又章上章而強合於此頗似附

會要之正不必如此說

法語異言集註楊氏曰法言昔孟子論王改之類是也異言若其

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發四謂

全不從不說此等無可望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辭矣從

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焉發明此等深可意釋亦

引之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總按發明似以其或喻焉以下六句皆是辨經文說不釋從不
改之意者寫恐未盡蓋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是及言不從
不說之意語之字是依法言其言字說未達拒之而不受是体
不從不說意說猶之可也以其今雖全未從說猶可望其有時
而從說則能改釋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正是應
猶之可也之意而言其若一旦有從說之肯則猶可望其能改
釋也若字即体從說字說自從且說矣之下方是說說不釋從
不改之意不知同志以為然否

可與共學童集註程子曰漢儒以及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
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朱子謂云權與經亦當有辯語經權
雖異乎經而實亦經也且曰一着綿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

不入此段而惟以國事言

此段最發得集註意出諸編多見不到此故表而出之

飯疏飲水章叢說言不改其樂而若顏子於上是單瓢陋巷不
改顏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之樂在
食水曲肱之中也

曰單瓢陋巷不改顏子樂在食水曲肱之中造語不啻及若
箪瓢陋巷不能改顏子之樂無異於疏食飲水不能改孔子之
樂者孔子正樂疏食飲水異乎程子非樂疏食飲水之言其實
固也不改其樂是固不至困而改其樂字之之事內不以外
而動也疏食曲肱樂在其中至是困而樂亦自若此之之事外
不足以動乎內也叢說之言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學易章叢說無大過亦兼有於易道無過之義改證按史記我

於易見彬彬矣後謂讀易無所差失律注者有此說學者當思

接語錄答國讓之問已不取此說不必兼存以眩觀者可也况
我於易則彬彬矣之言集注正引以為證朱子正作已無過說
了而致謬乃如此說詳我於易三字當以我為主則彬彬為我
而不偏易明矣除非則下彬上更有易字則致證之說乃可通
耳

發明按伊川而軒加與五十字皆從禮夫子贊而序乎七十耳與
五十學不相妨也中年學易所以晚年能贊易也 輯釋亦引此
說按集注據劉氏所見為證史記又明有至數奈何皆不足信
手編意學易即贊易耳不過謙言學之而已若但以習誦讀說
為學則亦恐不付五十

賤則亦須使廢當風此便是 言權只是經意亦如此但說
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他
說權遂謂反經一向於變詐則非矣又曰程子說漢儒之誤固是
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纔說權便是變了那箇經
雖謂之反可也然項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
則一

反經合道之言程子非之朱子既以為非之是矣而又每於反
經合道之言若有取之之意何也蓋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既是
經則不可反反經則悖於道矣如何又能合道故以反經為權
則必流於變詐此程子所以不得不非之也然事有常變故處
事不可無經權經是處常之道權是處變之道處常處變用各
不同此權與經所以當有辨也而程子以為權只是經則是以

處變之道即為處常之道矣不幾無辨乎此朱子所以不
能無疑於其言也竊意事之常則經可行事之變則反乎經而
經不可行矣經不可行則濟之以權然則非權之反經也事之
變者反乎經爾漢儒不以事變之反經而以行權為反經是不
以病為病而以論證命方為病也不亦誤乎飲食所以養生藥
石所以伐病用各不同養生之譬則經伐病之譬則權也程子
以為權只是經是以伐病與養生為無別也學者不幾於不知
所辨乎若以伐病亦所以為養生計則程子之言固是若以伐
病與養生用各不同而觀則程子之言誠有所未備者朱子安
得不補其所未備乎

集注於子在川上章謂自也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於三軍可奪帥章謂自也至篇終皆勉人為學然學先

立志有志則進必如川流之

又必止必如為山之不成

輔氏於末章謂自子在川上章已後皆勉人進學之意此章雖不
明言其所謂是亦勉人進學之意而已

按集注之言如此而通乃於三軍奪帥章如此說故於末章不
引輔說蓋不盡以集注為然而又不敢明言之也詳集注意但
謂諸章皆勉人進學而已未嘗必其辭之同文之類而意之相
承也通者則自述川上章以後至於奪帥章皆說從逝會進
止上去以見辭同文類而意相承之例自此以後逝會等字無
復可援者皆不及勉學之意然熟讀此後五章之旨又何莫非
勉學之言哉

鄉黨

首章便便言集注詳問極言

發明在廟詳問在朝極言

轉程

亦引之

詳問在言通釋使使之義則在廟在朝皆當如此可知發明分而言之豈非本入太廟每事問之意而為此說乎然彼特始仕而入則然耳若每入每問則非誠心矣聖人固無在廟則但問無言在朝則但言無問之理經注之旨似不如此

使擯章左右手 集成謂之謂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

擯所以傳言或傳主言以達賓或傳賓言以達主故或左或右其手以揖其所與同為擯者使之傳言出入以次致之賓主而已其制具於禮經注疏若注詳集注及語錄集疏紀聞言之已備輔氏專主揖賓之說未如心之以俟知者

入公門章立不中門集注云中門也謂當棖闈之間君出入處也 或問疏門中有闈南旁有棖中門謂棖闈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闈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 集成胡氏云中門右扉之中也 輯講饒文謂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則皆由右出以闈西為右入以闈東為右 輯釋兼引或問及饒說

按語錄或問皆有闈在扉之說而胡氏又有以為右扉之中今雙峰以為二扉出入互為左右則是二扉皆開無闈左之說也然朱子批疏而言不應有誤豈疏之說必如雙峰之言而後備耶疑不敢質如闈之以俟知者公館之門左右自有定如左袒右袒之類決不因入而互

之異也

執圭章集注見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官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

為若購彌則止於用器非文飾也

按集注上文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二句矣豈致證偶失於檢點耶何其言之不可廢也

吉月集注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通引李氏云周官云

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軍賓嘉亦謂吉月

也又引吳氏云吉月正月也凡事先吉而後凶故謂正月為吉月

輯釋亦引二說

吉月集注以為月朔則難致仕一年猶十二朝若以為正月則

歲止一朝而已歟乃太簡乎

衣服之制一節下集注取蘇氏曰此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子事也 發明前注君子謂孔子也又謂非特孔子事愚謂孟子

曰君子之也 朝石袂之短豈亦雜記

曲禮

其所以又取蘇氏說者

正是 不敢皆 意次 一字何嘗以為皆曲禮

之事乎 曰非特孔子事非時二字又何嘗以為皆不是孔子事乎

發明不必致疑可也

齊必變食章 通引馮氏謂上半章衣服也下半章飲食也故記

者係之衣服飲食之間以從其類云 通謂前一節兼用不字必

字此一節純用必字後一節純用不字必如是則合乎禮不如是

則拘乎欲

按通釋引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而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

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

倫理當存之竊意如或說則衣服飲食雖得各從其類然謹齊

正意則判而不續要不若自為一章之善全觀馮說正是祖述

之或說而少變之然自為一章既可以全謹齊之正意而首尾不害其為以類相從似於或說為優但後半章有居必適坐一句則又不純乎飲食矣要之正意只是謹齊為一章雖不必言前後以類而相從亦可也通者必字不字之推似矣至於後章純用不字而後章之未不免有兩必字其意與馮說此下半章言飲食反而不純乎飲食者正相類恐皆未得為切當也

未章山梁雌雉 韓諱饒氏謂山梁是山之高處雌雉陰類而在山梁猶小人在高位得行其志乃時實使之然也夫子因見而有所感故發此嘆子路不達而供之夫子以其非己意故不食而無上言色舉翔集以喻君子之去也此語小人也得時故門人以類記之

知此則知彼矣陸象山有言東湖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可以為同時偶相契合之證矣又言千古之前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古之後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可為異世偶相契合之證矣象山此言雖別有所指然孟子所謂見聞而知之者正以其心同理同而契合耳初非有賴於親相授受遠相祖述而後知也然則中庸序所謂見而知之者唯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者非歟曰朱子不過以顏曾得夫子之傳故引孟子此言以發已之意耳初不與聞知之對舉自無所妨又何疑乎

集注以飲啄時釋時去其月之義係於雉双峰以小人
得志時使之然言之則時為世之時與雉不相關矣夫見雉
於山梁而以世執時執之言取之醒人之言未有如以突
兀而新巧者恐不若從集注之為順也况小人之面不當在
位雉之飛鳴於山梁亦何多於雌雄執至以共為供具之
供固若可通於子路雁門高第下德如此之不違也朱子
俗三說而又闕其疑良以此夫

發明色斯卒矣翔而後集即謂夫子見此雌雉如此由山橋
之雌雉其見笑而舉翅審而集時執時執蓋謂時當飛而飛時
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為時物而取雉供之夫子
不食三嗅而起苟移山梁雌雉四字冠於此章之首則釋順
而意尤明云後二說可略 輯釋而引之

發明此說自起者至皆得其特也可備一說自子路不悞以下
恐未盡的當蓋若畧後二說則其但為侯三之義雖可強通然
子路不悞母乃甚乎前段之辯已詳無可言者但發明所說
又不同於饒氏疑不能闕喙喙爭鳴鳥之雌雄誰能知之
嗚乎秋英

